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九

戊集

皇明宗室 舒城阮一閱編 月窓道人刊

番易程琬校

夫人 誦諧門下

兵部李內相濟唐宗室子自河陽令一舉狀登科小字杜

翁每於班中多自名焉其坦率如此翰林月給內醞兵

部嘗因春社寄翰林一絕云社翁今日沒心情為之遊壘

酒一瓶他日玉堂將欲遍依希循到第三厅

顏師古解霍去病穿城湯鞠云以皮為支實以毛蹴踏為

戲也顏時鞠乃如此至後唐已不同婦氏子弟嘲皮日



休曰八片尖斜砌作越火灰掃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  
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仁宗朝試山海天地之藏賦長沙進士陳說同進士出身  
謁鄉人正月偃內翰因奉其賦胥曰賦頗佳但其間貼故  
事少耳說歸作詩曰紫宸較藝集英聰作賦方知尚  
欠功事內必它此子鉄斃前贏得一堆銅黃紬被下  
夫人煖青瑣窓中學士空寄語交朋須細認主司  
頭恼太冬烘

盧延遜五季方登第嘗作詩云狐衝官道過犬刺客門  
開租庸張相每誦之又曰餓猫臨鼠穴飽犬舐魚砧  
成中令激賞之又曰栗爆燒毡破猫跳觸鼎翻王

中懿愛之盧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猫虎  
狗子力也

梅聖俞與謝氏世姻師直小字錦衣奴聖俞作詩戲  
之曰古錦裁詩句班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効陵郎  
無師直方十歲讀詩而悟

石曼卿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者落者數人曼卿在  
焉方與國寺期集符至追所賜勅牒餘人皆泣  
而起獨曼卿解靴還使人露体戴幘頭笑語  
終席次日放黜者例受三班借職曼卿作詩曰無  
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免称卿貢  
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並同上



王梵志詩曰城外土饅頭餽草在城裏無人吃一箇莫嫌  
沒滋味且為餽草當使誰食之為易其後兩句  
云預先着酒流畝教有滋味 東坡詩話

馮來牧蘇州日多縱飲傳因大勝以所得均與座客吟云  
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擲閉精神合是賭時須賭  
物不堪回首乞閑人 雜言雜載

李紳相鎮廣陵有少年甚疎簡來謁晤對問言曰尚書是  
寄元相公詩云悶勸透辛酒閑吟短李詩且曰辛大性  
迂嗜酒丘度季三十短而能詩紳少年即丘度子也謂李  
公曰小季每憶白共二丈詩曰悶勸平惜酒閑吟世上  
詩李白辛大有此狂兒五只不存舊矣 雲溪友議

崔涯張祐為一時狂友好嘲謔嘗戲贈云妓曰雖得蘇方

木由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曰布袍披

襖火燒毡紙補篋篋麻接弦更有一双皮屐丁紇梯紇

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脰

耳似鐺猶把象牙梳拆髮崑崙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

此詩而因出遇二子於道再拜曰伏望哀憐乃重為一

絕云不見驪驪備綉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

成老一朶能行白牡丹前朝乃解又嘗為雜嘲之曰二

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泪向人羞不語琵

琶弦斷倚屏風日暮後來香閣中百年心事一朝同寒

雞鼓異紗窓外已竟恩情逐曉風父悼人詩云亦板橋



西小竹筍插花還似去年時淡黃衫子都無了腸斷丁香盡雀兒

曹州酒糾雲娘瘦瘠而善歌李宣古嘲之曰何事實堪悲雲娘只首竒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怕有侵髮唯愁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

復州陵岩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云自道風流不可扳那堪蹙額更頽顏眼精深似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岳山舞態豈能安掌上歌聲應不逸梁間孟陽死後今千載由有家人覓往還並同上

楊叔室強人也嘗為荆門寨時虎傷人搦執虎穴磨巨崖大刻誠虎文如韓文公遺鱷魚文其略曰嗚呼尔彪

出境潛游改官於鬱州以書托知軍趙步打虎文教木書言嶺俗庸獷欲以化之仍有詩曰日將先聖詩書教暫作文翁守鬱林守遣人打碑次日日本耆申磨崖樹尔大虫咬殺打碑匠二人荆門止以耆狀報叔室湘山錄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時進士團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消然前道曰迴避新郎君逢輾然即遣价語之曰报道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大會東塗西抹來據言

許孟容進士及第李宪登科時人嘲之曰錦襖子上著蓑衣

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



誰樂天呼為問頭詩祐矛盾之曰鄙薄問頭之消所  
不敢辭然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  
泉兩處茫茫都不見豈不是目連變耶並同上

王中令既平蜀捕餘寇與伍陟相遠飢甚乃入一村寺中  
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揖公竒而釋之間  
求蔬食云有肉無蔬公益竒之餽以蒸豚頭食之甚美  
公喜問僧正能飲酒食肉邪為有它伎邪僧自言能詩  
公令賦蒸豚詩操筆立成詩云甯肯長毛短淺含膾又向  
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焦葉晷熟時更用杏漿澆  
紅鮮雅稱金盤貯軟熟真堪玉筍挑若把羶根未代  
並羶根只合契勝條公內大言與紫衣乃蜀中詩僧百斛明珠

韓主汝治秦州尚嚴去官人語曰寧逢白虎莫逢韓玉  
汝孫臨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多韓玉汝當以何  
對臨應声曰可拍李金吾天下以為口實同前

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師  
惟豪於歌永叔亦謂默云贈之三豪而我濫一名默之  
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師波中老龍天  
子門前大虫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為嘲  
誚之者此公惡爭且為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  
是京東學究飲私酒瘡死牛肉醉飽后而發之者也  
作詩之狂至於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竒便作杜默也  
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咨家弟子由會草舍天雨聯句六



言程曰庭松偃蓋如醉揚曰夏雨新涼似秋軾云有  
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吃饅頭皆絕倒已四十餘  
年同上

聶宗義建隆初為學官何洛之師儒也趙韓玉當拜云  
郭忠恕使酒詠其姓玩之曰近貴全為臆拔龍即是  
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宗義應声答曰勿笑有三  
耳全勝畜二心忠怒大慚雲溪友議

趙成伯家宴造之無由輒欲効顰而酒已盡入夜不欲煩擾  
戲作小詩求教酌而已詩曰道士令嚴難繼和僧御帽小  
却空迴隔籥不欲鄰公飲抱麈惟防吏部未

趙成伯家有姝麗僕忝鄉人不肯開墀徒吟春雪謹依元

韵以當一笑云綉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楊花落鏡臺  
試問高吟三十韵何如低唱两三杯莫嫌衰髻柳相  
映須得纖腰妙共回知道文君共青瑣梁園賦客  
敢言才俗云檢驗雪壓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韵又  
世傳陶穀學士買得党太尉家故妓過定陶取雪水烹  
團茶謂妓曰党大尉應不識此妓曰彼粗人安有此景  
但能以銷金煖帳下淺斟低唱吃羊羔兒酒尔穀愧其  
言蒼桑句罪過之義取贖而已玉局遺文

僕少好種松過泗上與杜子師出山中子師求予種松法  
欲之都梁山中戲作二絕云露宿泥行艸棘中千年春  
雨養髯龍如今五尺成南社欲東坡學種松君方掃



雪妝松子我已開  
捧得伏苓為問何如  
插楊柳明年

飛絮落浮萍

同上

元豐中晁無咎詩極有聲元已以詩戲之曰聞道新文能

入樣相州紅纈鄂州花蓋是時方尚相州纈鄂州花也

晁兗民子損之云

王直方詩話

劉諷參軍宿山驛月明有女子數自屋後來禽酌庭中

歌曰明月清風良霄會同星河易番歡娛不終綠樽

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此廣記所載詩也

山谷曰常時鬼中曹子建所作東坡亦以為然又有篇云

玉戶金缸願悟君王却鄴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衛姬

左右成行絢綺續紛翠眉紅粧玉歡轉眄為王歌舞

願得君歡長無灾苦蘇公以為却鄴宮中金石絲簧此

兩句不唯人少能作而知之者亦極難得耳皆醉中為

余書此張文潛見坡谷論說鬼神忽曰舊時鬼作人語

如今人作鬼語二公大笑

高愈主簿云東坡云世間事勿笑為易惟讀至祈大夫詩

不笑為難祈嘗謂東坡云有竹詩兩句最為得意曰葉

垂千口劔幹聳萬條鎗坡云好則極好則是十條竹竿

一箇葉兒也

以道云初見東坡詞云素面常嫌粉澹洗粧不退唇紅便知

此老須過海余問何邪以道曰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

此須罰教遠去



吳賀迪吉者撫州人一日載酒來余家并召劉夷季洪  
龜父饒次守輩酒酣頗紛紛龜父先歸作一絕題于余  
書室曰再為城南遊百花已狂飛更堪逢惡客騎馬風  
中歸次守既醒作十七字和云當時為舉首滿意望  
龍飛而今已報罷且歸蓋龜父是年自洪州首薦自今  
上初即位無建試也

山谷既飯表在館中時多食東華門梳脫蒸餅後從黔南  
王定國寄之以詩云北海未常博有酒馮驩何止食無  
魚黔州梳脫無蒸餅自合官稱削校書

張文潜在一時中人物最為魁偉故陳無已有詩云張  
侯魁然腹如鼓雷為飢聲酒為雨文云要瘦君則肥

山谷云六月火雲蒸肉山又云雖肥如瓠壺而文潜卧  
病秦少游又和其詩云平時帶十圍頗復減臂環皆戲  
語也

劉季孫景文公頓年王安石對使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  
茲在茲季孫對之以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  
諦安石大笑並同上

往歲江行阻風沿岸野步望雲嶺而去忽有蘭若甚多  
僧院觀客來皆扃門不納獨有一院大敞其戶見一僧  
翹足而眠以手書空顧客不介意切思曰書空有換鷲  
之能翹足類坦腹之事此必奇僧直入造之僧雖強起  
全不樂客客不得已而問先達有詩曰書空翹足



路險側身行和尚其庶幾乎僧曰貧道不知許事適在  
房門振題樣客不辭而去桂苑聚談

梁周翰在太宗朝為館職真宗即位為除知制誥柳  
開贈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春壽壽老舍人梁與  
朱昂楊大年同在禁掖大年年未滿三十而兩公皆老數  
見慢侮不能堪即好謂大年曰公毋侮我此老亦將留  
與公耳朱聞之背面推手腋不謂梁竟與大年之沒  
不及五十也閑居詩話

晉郝隆為蠶府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娥隅躍清池桓  
溫問何物荅曰蠶名魚為娥隅桓曰何為作蠶語隆曰  
里沒公始得一亦府參軍知得不作蠶語世說

盧家有子弟年暮而猶為校書郎晚娶崔氏女崔  
有詞翰結褵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詩以述懷  
為戲崔立成曰不怨檀郎年紀大不怨檀郎官職早  
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盧郎年少時南郊新書

李建勳鎮臨川日九江帥周宗一書求日近器用儀注或  
闕欲輟臨川者李乘辭批一絕句云偶罷阿衡來典郡  
固無閑物可應官憑官為報周公道莫作梧州刺史看  
南唐逸事

李巽字仲權累舉不第鄉人侮曰李秀才應舉空去空回  
不知甚時席帽得离身巽亦不校登第後乃遺鄉人詩  
曰當年踪跡困沉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為報鄉間親



戚道如今席帽已离身盖因國初由襲唐士子比曾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 青箱雜記

梅聖俞河豚詩曰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劉厚甫戲曰鄭都官有鷓鴣詩謂之鄭鷓鴣聖俞有河豚詩當呼有梅河豚也 古今詩話

雲臺集有鄭谷鷓鴣全篇云暖戲烟荒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艸湖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游子每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闊苦竹叢深

春日西 同上

鄭毅夫榜明州人周師厚以名極低只壓得陳傳一名句賦詩曰舉眼不堪觀鄭獬回頭由喜得陳傳 朱

國詩話

唐僧法軌形容短小開講於寺與李榮議論往來數番僧舊作一詩詠李榮於高坐上誦之云姓李應須禮名榮又不榮李應声曰身長三尺半頭毛尤未生四坐伏其辯捷 啓顏錄

經生多不省文章嘗一色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禱贊也應無處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又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貢父詩話

穎州張龍圖嘗見州牒押字多團下拽一畫有人云押字如有蒸餅樣張應声曰為官恰似趁糊團有同



詩話續編卷之四  
人自言近年云鬚髮恰如駝馬色張曰文章依舊舊  
駝鳴 雍洛異記

包加貝多為鄙俗之句至於枯竹笋抽青嫩子石榴樹掛小  
瓶兒又云霧是山中子無為水靸鞋又云掉搥舢掠鬣  
風動水掄肖雖好事者托以成之亦空穴來風之意

王伸知宋州為人耽於酒色其宴樂往往自早至暮不之  
云鴛鴦未老頭先白嘲者素患六損憂制者應声曰  
螃蜞才生足便多時人以為名對

崔櫓酒後於虔州陸郎中坐上甚狂以詩謝之曰醉時顛  
蹶醒時羞麴集催人不自由耐耐一双窮相眼不堪花  
卉在前頭

閩人黃通累舉不第後該恩歷官數任年六十猶欲鎖  
或嘲之曰刺員皇武藝老妓舞柘枝

李義甫嘗作詩曰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怜迴雪態  
好取洛川婦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切人文章有詩曰生  
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鑿自怜迴雪態

來時好取洛川婦時人謂之曰活剝張昌齒生吞郭  
正一

宋莒公判館事督諸館職必至而刀景純數日不來莒  
公使人邀之加之誚讓王原叔改杜少陵贈鄭廣文  
詩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暮為地梅朝歸便遭官  
長罵



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一  
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株柳拂天後南  
中丞至黔南人嘲之曰黔南南太守去郡在雲南閉向  
南亭畔南風變俗談並同上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九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

樂府門

鼓吹部中有拱辰管即古人之义乎管也 太宗賜今名  
邊軍捷迴則連隊抗声凱旋乃古之遺音其詞往往  
皆市井鄙俚語沈存中在御筵時製十數曲今士卒歌  
之云先取西山十二州別分子將到衙頭始看秦塞低  
如馬漸見黃河直北流天威卷地過黃河萬里羌人盡  
撲歌莫壇橫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馬尾胡梨隨  
漢車曲聲由自然單于彤弓莫射雲中鴈歸鴈如今不  
寄書旗隊渾如錦綉堆銀裝背傀打毬 回先教爭掃  
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靈武西涼不用圍番家掩待



納王師城中半是山西種由有當時乾吃兒 古今詩話

乾祐中國樂有禾嘉榮何戡近有陳不謙不謙之子意  
奴三十年中絕不聞善唱盛以拍彈行於世拍彈起  
於李可及懿宗朝有息澤學子別趙十哭趙十之名劉夢  
得與米嘉榮詩云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  
聲如今後輩欺前輩好染髭鬚學子後生又自貶所歸  
京聞何戡歌云二十年来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  
舊人唯有何戡在更令動動唱渭城盧氏雜記

播紳脛說載盧氏雜記曰歌曲之妙其來久矣國樂有  
米嘉榮何戡田順郎嬖人有永新婦御史娘柳青娘  
張紅娘皆一時之妙也近有陳不謙子意奴三十年

來絕不聞善歌者盛於拍彈行於世拍彈起於劉可及  
懿宗恩澤最厚有別趙十哭趙十之名又與田順郎詩  
曰清歌不是世間音玉殿常聞稱帝心惟有順郎皆學  
得玉声尤出九重深與御史娘詩曰天下能歌御史娘  
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处無人見獨把新声傳順  
郎白公听田順歌曰憂玉敲冰声未停嫌雲不過入青  
冥安得黄金滿衫袖一時拋與断腸声咸通中丞相姑  
臧公拜端揆日自梁移鎮淮海郡寡勝遊之地且風亭  
月觀既以荒凉於戲馬臺連玉鈎道開剏池沼建亭臺  
既畢號曰賞心浙右小校薛湯陶監押度支運米入城  
公喜其姓名試詢之果是舊人及問往日蘆管之事因



宋崖陸暢元白所撰歌篇一軸公先嘗喜之以於管於茲  
亭奏之其管絕微每一篳篥管中常容三管声声如天  
際自然來大佳之亦贈一篇略云虛心織質鴈啣餘風  
吹龍吟定不如贈與甚豐授其子牢湓倅

明皇樂工奔迫江潭間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云紅豆生  
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公多採擷此物冢相思又云清風  
明月苦相思蕩子從容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鴈  
來時數寄書皆摩詰所作也至今梨園歌鳥坐中皆慘  
然時明皇思幸蜀也 雲溪友議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  
衣曲王建詩曰听風听水作霓裳樂天詩注云開元

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欽遠造鄭遇津陽門詩注云樂  
法善常引明皇入月宮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遂以笛  
之會欽遠進波羅門曲與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傳為  
散序欽遠所進為腔號霓裳羽衣曲矣

江南大理卿从文幼精為詞曲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  
皺一池春水李璟聞之召而謂之曰卿我在典形一池

春水干卿何事文幼頃首

江南馮延巳善為歌詞晏元獻善公所為歌詞不減馮  
也樂府木蘭花句都是七言晏詩云重頭歌咏响璫珎  
入破舞腰紅乱旋重頭入破皆弦管家語也

張子野郎中再歌詞常作天仙子云雲破月來花弄影



士大夫皆稱之子野初謁歐公迎之坐語曰好雲破月  
來花弄影限相見之晚也有謂張子野曰人皆謂公為張  
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何不自之為張三影  
客不論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押捲花影  
柳徑無人墜風絮無影此平生得意句也

林和靖工於詩文善為詞嘗作點絳脣云金谷年年亂生  
春色誰為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  
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乃艸詞爾謂終篇  
無草字

鼎州滄水駟有菩薩蠻云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  
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王梯空汴之宿鳥歸飛

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曾子宣家有古風集此  
詞乃太白作也古今詩話

古人飲酒皆以舞相屬至於獻壽博者往往亦舞長沙王  
少舉袖云因小不足迴旋唐太宗自起舞屬群臣古  
人淳質舞以達歡忻不必臻妙合度故人人可為之  
張燕公曰醉後歡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  
語搃成詩李白詩曰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  
涼風起吹入五袖寒今時舞者皆曲指舞其妙然  
非有詩士人不為也貢父詩話

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管樂天詩曰五言一遍最  
辛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時腸斷為



詩話卷之四十一  
何人舊說水調河傳隋煬帝將幸江都官時所製曲成  
奏之聲韻非切煬帝喜之樂工王令言聞而正之謂其  
弟子曰不返矣後忘如其說或詰其何知曰水調河傳  
但有去聲 智神雅說

河蒲子開元中犯罪繫獄中撰此曲白樂天云滄州人姓  
何名滿子鞠獄都慙而為奏之明皇弗許竟坐白樂天  
曰世稱何滿是人名臨就罪時曲始成一曲回音并八  
叠從頭捻是斷腸声 勝說

高玲瓏餘杭之歌者白公守郡白與歌曰罷胡琴掩瑤瑟  
玲瓏再拜當歌出莫為使君不解歌听唱黃雞與白  
日黃雞催曉丑前鳴白日催人酉后沒腰間紅綬繫

未穩照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能奈老何使君歌了汝  
更歌元微之在越州聞之厚幣來邀樂天即時遣去到  
越州住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即賞之後遣之歸作詩  
送行兼寄樂天曰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都是寄君詩  
却向江邊整迴掉月落潮平是去時

秦少游在它州夢中作長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  
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  
天矯轉空碧醉卧古藤陰下香不知南北後南迂北歸  
逼留藤州終於光華亭時方醉起以玉盃汲泉欲飲笑  
視而化 冷齋夜話

華亭船子和尚謂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總動萬波隨



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山谷歌成長短句  
曰一波纔動萬波隨蓁笠一鉤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  
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釣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  
月明歸

東坡携妓謁大通禪師大通愠色坡作長短句曰師唱誰  
家曲宗風有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  
疑溪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弥勒下生遲不見老  
婆三五少年時僧仲殊和曰解舞清平曲而今說向誰  
紅炉片雪上鉗槌打就金毛師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  
何須眼似眉蟠桃已是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待何時  
余登秋屏閣浩然有歸老之興作長短句寄意白城裏

又偷閑塵泥雲山此生已是再眠香隔岸有山歸去好  
萬壑千岩霜曉更凭欄減盡晴嵐微雲生處是茅庵  
試問此行誰作伴弥勒同龕

東坡與少游飲別維揚作虞美人詞曰波聲拍枕長淮  
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离恨向西  
州竹陰花圃曾同醉酒未多於泪誰教風鑿在塵埃  
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世傳賀方面作也

余與淵材牛渚間見長短句曰牛渚天門險限南北七英  
豪占青烟霧歛與閑人登覽待月上潮平波灩灩寒管  
孤吟新繫纜風滿檻歷歷數西州更点淵材恨不得腔  
乃撰其譜蓋賀方面作也並於齋夜話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一

送別門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一

劉綜學士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餞其行因進呈

章聖深究詩雅時方競尚西昆体碌裂彫篆親以御

筆選其平淡者得八聯句云夙駕都門曉涼風苑樹秋

是秋聲和暮角雨遂行軒李置酒軍中樂聞笳塞上

情錢堆演閑偷漸落邊鴻度勸到劉即酒十分楊寒垣

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起夕陽朱汾水冷光搖旣戟蒙

王山秋色鎖層樓潘河朔雪深思愛月并門春暖詠并棠

王胎未極目閑河高倚漢順風鵬鷲遠凌秋劉聖章謂

綜曰并門唐時嘗將相出領凡之官遣從事以題詠作



言詩錄卷之四  
寵其行多刻諸道宮佛寺纂集編聚久不聞有是作也  
後諱寫為御選句圖立於晉祠古今詩話

王化基詩送梁助曰文章換桂一枝秀清白傳家兩弟貧  
人多誦之談苑

天祐中毗陵有慎氏本儒家女三史嚴灌夫娶之數年無  
子因於其過而出焉慎氏既然後登舟置詩一章為別曰  
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挂孤帆從此去  
不堪重過望夫山灌夫覽而愧乃畱之唐末遺史

唐如意中者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命賦之皆應聲而就其  
兄別之而去則天令作詩送兄曰別路人初起离亭葉  
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丞相劉沅與鄉人尹鑑少同塲屋丞相既大拜尹方以恩

榜得官公以詩送還曰少年相款老相逢御舉雖同遇

不同我已位登三事後公方名列五刑中榮登莫計名

高下官達須由善始終若到鄉閭人見問為言歸思滿

秋風並同上

內侍裴愈字益之作詩送魯秀才南遊詩云東吳山水家

家月西楚江聲浦浦風又聞蟬云楊柳影疎秋雲有雨梧

桐葉墜夕陽天

唐子方以言事謫宜春監酒待制李師中作詩贈別曰孤

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

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後顏何厚已死奸諛骨尚寒天



意若為宗社計肯教夫子不生還 倦遊錄

徐鉉仕宦海州蒯亮為錄事參軍多與往還未幾亮受代

徐餞之詩曰昔年聞有蒯先生二十年来道不行抵掌

曾談天下事折腰无忤俗人情老還上國風光薄貧裏

歸裝結束輕迂客臨流重惆悵晚風黃葉滿孤城 詩史

武元衡罷相出鎮西蜀柳公綽與裴度俱為判官公綽先

度入為吏部郎中度有詩餞別云兩人同日事征西今

日公先捧紫泥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昌言送詩云亞夫金

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是時士大夫詩甚多鄭公

獨刻昌言詩于石

臨川楊智堅嗜學有策要厥其體霍不足求尚智堅以

詩送之曰平生業在負琴詩頭上而今有二絲漁父尚

知溪谷將山妻不信出身遲新叙任意捺新髮 詩史

學書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正是下山時妻持詩

州顏魯公為內使校其妻而今嫁自後景有昇其夫者

雲溪友談

崔涯別其妻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

娥一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申國長公主為尼掖庭隨出者二十余人詔兩禁送至寺

賜齋傳旨各賦詩惟陳文信公彭喬亨詩尚有記者

云畫出花鈿散室津雲影香剪向殘春因驚風燭難番



世遂作連池不索身其業乍翻疑軸錦梵音初學誤梁  
塵從茲艷質成空後湖濱却無解珮入都下好事者以  
鷓鴣天歌之湘山錄

朱昂字季之揚歷清貴二十年晚為工部侍郎想求歸荆  
南踰年方允時方劇暑思旨曲留許秋涼始行吳淑贈  
行詩云溽殿夜涼初闌筆諸宮秋晚得懸軍錫宴玉津  
園中傳旨令賦詩為送李維丞言云清朝納祿尤強健  
白首還家正太平陳文惠云部吏百街通爵里從兵千  
騎過荆門弟協亦同時隱皆享眉壽謂之渚宮三疎並  
古今詩話

武公幹常事蒯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擢第幹辭

婦以親在養父醫留不住以詩送之其略云山險不魚

禽馬後酒醒長見在床前據言

張乖崖在蜀州有錄事參軍老病癡事公曰胡不歸明日

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云秋光都似宦請薄山色

不如婦興濃公驚曰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吾而薦之

元祐中者人守穎有路都曹者以小疾求致仕老人誦

此詩以留之不可乃採前人之意作詩送之曰淮光釀

山色先作婦意濃恨無乖崖公一洗芥蒂骨百斛明珠

張不疑帥鼎文瑩往謁後帥辰又謁之既別慨然以三詩贈得

曰憶昔荆門屢過從當時心已意真鴻渚公禪伯唐齊

已淮甸詩豪宋惠崇老格踈閑松倚潤清談消酒坐生



風史君不見高僧事莫把名參伎術中又云碧嶂孤雲  
冉冉歸解携情緒異嘗時餘生歲月能多少此別應難  
問後期 玉壺清話

狄煥送人遊邵云春江正渺渺送別兩依依烟裏掉將遠  
渡頭人未歸漁家侵疊浪島樹挂殘暉况入湖湘路那  
堪花亂飛 雅言系述

元豐三年蘇子由謫官筠州張安道口占一絕送之云因  
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倚壁不  
知重掃是何人已而涕下東坡云安道平生未能出涕  
向人王崇拯字拯之與先君同在熙河先君自熙河入  
京相別於中途送先君云渭城楊柳已青青強住行人

听渭城不問使車歸路遠且後樽酒滿杯傾相逢冰塞休  
兵後此去秦州照眼明若立螭頭借前箸且教充國事  
春耕先君誦於吳卿丞相緣此知名於朝庭

洪駒父有詩送余赴官河內末云眼中人物東西盡肺病  
京華故倦游潘邠老每誦而喜之李希声亦有詩送余  
云散盡平生眼中客煖風晴日閉門君可以相上下也  
是時紹聖改元之二月 並王直方詩話

李群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吹之又善急就章性喜食鷄及  
授校書郎東歸故里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諾鳳工書定  
得鷄 南部新書

乾祐三年宣政殿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下一十人登科



其後牛僧孺等四人皆相次拜相先是白居易在翰林日為考覆官其後僧儒罷相出鎮揚州居易在洛中有詩送曰北闕上東京風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閣春入廣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髭無一莖方人周路看百吏立班迎聞外君珍重樽前我亦榮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

卓異記

僕去歲錢塘十六年而又來留二年乃去平生自覓出處老少相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二月六日來別南北山惠淨上人以天竺鬼石見贈乃作絕句三首以全樂天之好曰當年衫鬢兩青青強說重臨別情哀髮只今無可白故應相對活平生其二

曰出處依希似樂天敢將衰朽按前賢便從洛渡休官去尤有閑居三十年其三曰在郡依前六百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峰去欲把雲根到處栽紀詩唐節度使薛嵩有人獻小鬟十三歲左右手俱有紋隱若紅線因號為紅線十九年方辭嵩去不可留乃餞別請坐客於潮陽作詩曰采菱歌罷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雲無際水長流

江淮間有妓徐月英作詩送人曰惆悵人間萬事遠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月恐照鴛鴦相背飛

崔涯者吳楚狂生與張祐齊名其妻雍氏子荆室有女青衣曰玉簫才十歲常令侍常姜入閨家屬不行常乃



從婦頭陀寺荆室遣玉簫住來年稍長乃與常歡後為  
庶使陳嘗侍發遣婦舟人趣行乃以書別荆室荆室與  
玉簫同至相約曰遠不踰六七年當取玉簫婦因置玉  
簫指環一枚并詩曰黃雀啣來已數春別時難曾贈家  
人長江不見雙魚至為遣相思夢入秦

李納尚書夜登越城樓聞歌曰鴈門山上鴈初飛其声邀切  
公召至乃去籍之妓盛小叢也梁園供奉南不嫖女甥  
所唱者乃不嫖昔所授也崔元範自幕府拜侍御史  
餞於鑑湖光候亭命小叢歌餞坐客各賦詩送之李尚  
書曰綉衣奔命去情多商曰家人歛翠娥曾向教坊  
听國樂為公重唱成叢歌崔御史曰楊公留宴峴亭

洛浦高歌午夜清獨向柏臺為老使可怜林木响餘聲  
楊判官曰燕趙能歌有幾人落花回雪似含嚙聲隨御  
史匹歸去誰伴文翁過九春彦升曰蓮府繞為綠水賓  
忽乘駉馬入咸秦為公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人  
盧業支使曰何郎戴豸別賢侯更吐歌珠宴度樓莫道  
江南不同醉即陪舟楫上京游舉子高湘曰謝安春渚  
餞名卿千里仁風一扇清歌黛慘時方醕酌不知公子  
重飛觥盧澂處士曰烏臺上客紫髯公共捧天書靜鑑  
中桃葉不須歌白苧耶溪日暮起樵風崔下句云獨向  
柏臺為老吏皆曰御史即其任也何者於柏臺衆請改之  
崔曰某但止於此任寧望九迁乎是言秋鞞獄譙中而



卒是終於柏臺之任也 並古今詩話

劉夢得送人下第詩云今此卜行日高堂應夢歸莫將和  
氏泪滴向老萊衣又有詩云新詩一聯出白髮數莖生

榜情

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一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二

怨嗟阿

王元之精於四六同時在玉堂而大拜者元之啓賀曰三  
神山上曾陪鶴駕遊六學之中空有魚翁之嘆以白  
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 青箱雜記

怨婦不知其姓旣筭受幣於姨兄馬生父沒繼母渝其約  
改適母之族兄老而猥惡居官納賄以罪犯為五羊民  
掾舟過英州庸良醉卧婦因題三絕於駟亭初與馬絕  
馬作詩貽嬾人曰急水浮花入亂流濃雲遮月暗西樓  
風流怨恨知多少但看青春已白頭婦答詩曰金丸打  
折鷓鴣翼利刃偏傷連理枝自古一床無兩好如今方



信昔人詞題駟亭曰情若分滿歸故園夢隨瘴月過梅  
峰誰將此骨埋煙隴寂寞魂游山霧中翰府名談

高瞻累舉不第有詩云月桂數條楮白日天門幾扇鎖明  
時陽春發處無根蒂憑伏東風次第吹然而切又下第  
上主司馬侍郎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  
栽芙蓉生在秋江上獨向秋風怨未開人頗憐其意明  
年李昭知舉遂擢第詩史

王元之以尼道安事謫黃州蓋為廬崔州所譖也有詩云  
敢向台階問罪名後有以事貶黃州者有詩云魏能下  
面看花街魏能以軍功黃州刺史同上

陳羽有詩百餘首古意一篇集中所無其詞云十三學繡

羅衣裳自憐紅袖聞馨香人言此是嫁時服含笑不

雙鴛鴦即年十九髭未生拜官天下聞聲名車馬駢

督門館自然不失為公卿是時妾家尤未負兄弟出入

雙車輪繁華全盛兩相敵與即年少為婚姻即家居近

御溝水豪門客盡躡珠履彫盤酒器常不乾曉入中厨

妾先起姑嫜嚴肅有規矩小娘嬌意難取朝參暮拜白

玉堂綉衣著盡黃金縷妾貌漸衰郎漸薄時時強笑意

索賔知即本來無歲寒幾回掩泪看花落妾年四十絲

滿頭郎未五十封公侯男兒全盛日忘舊銀床羽帳空

飄飄庭花紅遍蝴蝶飛看郎佩玉下朝時歸來略略不相

顧却令侍婢生光輝郎恨嬾人易衰老妾亦恨深不忍



道者如強健能幾時年過六十還枯槁詩史

天如有意昭宗詩曰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內中又曰紇

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讀之令人變色昭宗

在河東作善薩變云登樓延望秦宮殿茫茫不見雙飛

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野燠生碧樹陌上行人去

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今云詩未知孰是

南唐元宗優待藩邸舊僚馮延巳自元帥府書記至中

書侍即遂相時論以為非才江文蔚因其弟延魯福州

亡政請從退削乃出撫州秩滿還朝因赴內宴進詩曰

青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却回

韓渥天復中車駕幸鳳翔渥以扈從功反正初昭宗面許

渥為相渥奏云運契中興宜復用重德鎮風俗因薦右

僕射趙崇時梁祖在京馳入請見具言崇長短昭宗曰

趙崇是韓渥所薦渥時在側梁祖叱之三奏曰臣不敢

與大臣爭渥尋出閩中渥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

暗休看九局苗窓裏日光飛野馬按頭筠管長蒲蘆謀

身拙為安地足報國危曾捋虎鬚蒲世可能無默識未

知誰擬試齊竿並同上

孫定字至光涪州大戎之族子長於脩定數舉矣而脩方

就貢或訪於定定譖曰十三儀表堂堂好箇將軍何須

以科第為意脩頗銜之後脩貴達未嘗言定長短晚年

喪志放意酒盃景祐二年下第遊京師出關遠門醉中



詩言雜錄卷之四  
作詩曰行行沅血洒塵襟事逐東流渭水深私跨蹇駟  
風尚緊靜投孤店日方沉一枝猶挂東堂夢千里空馳  
比巷心明月悲歌又前去滿城煙樹噪春禽同上

王階怨李詞云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

### 瓏望秋月

長相思詩云悠悠我思又曰靡日不思蘇子卿詩云生當  
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生別離楚詞曰悲當悲於生別離古詩云行行重行行與  
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怨歌行李白亦有此作一作長安見內人出嫁令予代為  
怨歌行其詞曰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

侍寢金屏中薦枕嬌夕月捲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  
寵恨無窮沉憂能傷人綵髻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  
徒爲空鷓鴣換美酒群衣罷雕籠臨寒不忍言爲君奏  
絲桐腸斷聲已絕悲心夜忡忡

獨不見李白云白馬誰家子黃塵邊塞兒天山三丈雪豈  
是遠行時春蕙忽秋草莎雞鳴曲池風催寒埃響月入  
霜閨悲憶與君別年種柰齊娥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  
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泪空自知

白頭吟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妻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  
如乃止故李白辭云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妾  
相思羅袖幸時拂莫捲龍顏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



枕還有夢來時此最爲警策

夢砧營砧今何在  
夢砧砧也問夫何處山上復有山  
重山爲山字言夫已出何當大刀頭  
刀頭有環問何當來還破鏡飛上天  
言月半當來也

七哀詩曹子建釋詩者謂病而哀  
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  
哀自歎而哀鼻酸而哀也

巴東三峽歌三山峽七百里兩岫連  
山略無關處重巖疊嶂隱蔽天日自  
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其漁父歌曰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啼聲苦泪沾裳

別鶴操高陵牧子作也娶妻五年而無  
子父兄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  
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歌曰將

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不食  
人因爲樂章焉並見樂府集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表爲先達章獻臨朝子  
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爲樞密副使意頗不平作堦子  
詩曰空呈厚貌臨官道更有人從捷徑過閑居主話

周總福州人天禧二年因事遊京師值詔下奔卿薦不及  
有故人在譙郡守官遂往投之倚爲拔解之地而國家  
申嚴條約不許寄籍郡有司吏周吉者頗殖涯產恣遂  
拜爲父吉欣然納之齒于諸子氏名諱亦從而更焉或  
人問吉則對以此子當年與母氏俱斥近右歸摠亦以  
是對秋預薦未幾達于卿父乃馳詩一絕寄之遂不敢



南歸因此慚恨而卒詩曰文章不及林洪範德行全亏  
李坦然若拜他人為父母直須焚却蓼莪篇

各族重京官而輕外任故楊沒上建鄴後詩云拋却弓刀  
上砌臺上方樓殿宰雲開山僧見我衣裳窄知道新從  
戰地來又云如今老去騎官馬羞向閑中道姓楊

楊行敏出使駙騎到劍州郡將輕忽慚恨尤甚題詩於冬  
青館云駑駘嘶叫知無定琪驥低垂自有心山上高松

溪畔竹清風絕動是知音又云杜鵑花裏杜鵑啼淺紫  
深紅更傍溪邊日霽光投客思曉來山路恨如迷南都新書

張又新即中與楊處州友善楊妻李氏即庸相之女有德  
無色楊未嘗介意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擅美名不復仕

宦惟得美室平生足矣既成婚妹失所望乃作牡丹詩  
云牡丹一朵直千金將為後來色最深今日蒲園開似  
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唐女真蕙蘭有才思咸通中為李億補闕侍婢愛哀後隸  
咸宜觀為女道士有怨李詩曰易求無價寶難買有情

郎又有云蕙蘭消歇歸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楊氏為  
宋齊丘閉於秦州永寧宮有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六  
十年來夢一場吳苑樓臺皆冷落廣陵宮闕亦淒涼雲  
凝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泪兩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

堪端坐更思量

丘南野錄謂此是李四立所  
作未知孰是並古今詩話

戴衢父不第嘗夜吟曰擾擾東西南北情何人於此悟浮



生還緣無月，看風夜暫得獨聞流水聲。又云坐落千門日，吟殘午夜灯。盧懷杼情

鄭還古為河中從事，為同沆所誹謗。賤吉州掾道中為望思臺詩云：詭語能令骨肉離，姦情難測事堪悲。何因掘得江充骨，搗作微塵祭望思。又云吉州新置掾，馳驅到條山，薏苡殊非謗，羊腸未是艱。自慚多白髮，爭敢競朱顏。苦有前生債，今朝不復還。同上

盧群玉落托江湖不第，縱情詩酒。有詩曰：酒瀉銀瓶到底清，夜深絲竹鳳凰鳴。紅粧醉起一花落，更引春風無限情。又投盧尚書詩曰：無力不任為走役，有文安敢滯清平。從來若把耕犁定，免恃彫虫誤此生。南郡新錄

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後流落河朔為樂彥正從事。嘗有詩怨執政曰：勸君不用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知。

郎中自瓜州宣事回，進合歡水果一器，煬帝以一双令小黃門馳賜絳仙馬急，推絳仙拜賜絃然，因附紅牋小簡。進詩云：馬馳使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煬帝省之不悅，顧黃門黃門俱拜而言意乃解。張安道舉進士，再失意而作歌曰：休休歸去休，清風釣艇明月酒樓公，不見冠相丁相雷州崖州休休歸去休。景祐元年中茂材異等復文中賢良方正。朱定國歸田錄

杜牧舍人罷任浙西郡道中有詩曰：鏡中絲髮悲來慣，衣上塵痕拂漸難。惆悵江湖釣魚手，却遮西日向長安。與



杜甫齊名時號大小杜 郡閣雅談

唐文宗大和元年誅王涯鄭主後仇士良秉權或登臨游  
幸往往獨語左右莫敢進問因題詩曰輦路生秋草上  
林蒼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待臣知 古今詩話

增脩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二

增脩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三

傷悼門

雷有終自平蜀後人為立祠又嘗以私財贖士貧不能足  
貸錢以給北指館舍時尚欠三萬緡章壽持出內帑錢  
償之故魏仲先悼有終詩曰聖代賢臣喪何人不慘顏  
新祠民祭祀舊債帝填還鹵簿塵侵暗銘旌淚洒班功  
名誰可繼勅塋向家山 青箱雜記

杜子美自蜀走湘楚卒於來陽時人謂以牛角白酒脹飲  
而死則非也僧紹真詩曰賢人矢志古未有牛角因傷  
是也無來陽宰詩曰詩名天寶大骨塋來陽坐來陽有  
子美墳時人謂聶令坐堆土也唐人詩曰一夜來江南百



年工部墳楊道

北虜多有文籍亦以文雅相尚王矩為工部郎中其  
人為虜將和律志其名堂書記常從其出入和律兄及  
其兄之子太平異國中戰沒於大郡後和律經舊戰處  
覽其遺迹作詩矩記其兩句云父子盡從地陣沒弟兄  
空望鴈門悲談苑

徐寅興化軍莆田人以秘書省正字歸老鄉里既死即度  
使王延賓以詩哭之曰延壽溪頭歎逝波古今人事半  
銷磨昔除正字今何在所謂人生能幾何延壽溪寅  
所居也詩史

李遠休物緣情皆謂臻妙嘗有贈筆妓伍卿詩云輕輕

沒後更無筆玉腕紅紗到伍卿坐客滿筵都不語一行  
哀鴈十三聲唳鴛鴦云鴛鴦鴛鴦別傷人意似鴛鴦試取  
死央看多應寸腸故人盧尚書哭李詩云昨日舟還浙  
水湄今朝丹旆欲何為繞收北浦一竿釣未了西齋半  
高碁洛下已傳平子賦臨川爭寫謝公詩不堪舊里經  
行處風木消消鄰笛悲郡閣雅談

江鄰幾善為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  
死吳中江作詩云邵邱獄寃誰與辨皋橋客死世同悲  
用事甚精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如我在明年論者  
謂人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  
天資淳雅喜飲酒鼓琴圍棋人以酒召之未嘗不醉已



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宿人家商度  
風韵陶靖節之比云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  
不得出江旦旦就之郡中沙門道士及里畝能棋者  
數人呼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為圖前列趨道一  
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道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屨累累  
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減稽阮  
也 唐取杼情

寶華工為絕句嘗從軍有別家詩云自笑儒生着戰袍書  
齋壁上掛弓刀如今便是征人嬾好織迴文寄買繭又  
掉妓東東一篇云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春殘已墜紅  
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長似叫東東 盧懷杼情

令孤楚官人斜詩云唯應四仲祭使者暫悲嗟又白時詩  
序云白刑部負外郎出得累歷方鎮携挈隨逐又有此  
瓶花片花詩亦唐賢所罕詠者 雜志

李鄴嘗與賈島僧無可遊島沒長江僧亦返初鄴感歎題  
曰却到京師事事傷惠林歸寂賈生亡何人收得文章  
篋獨我來經苦艸房一命未沾為逐客方緣初盡別空  
王蕭清竹塢斜陽在葉覆閑階雪擁墻 雜談

孟郊卒韓吏部作誌謚曰正耀先生賈島哭之詩曰身沒  
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寒妻無子息破宅荒林泉塚近登  
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吊處斜日下寒天 言  
荒梁城南奉先寺後宮美人官葬此角樓相湮高起塔



詩話總編卷之四十三  
間柏下多石人積卑焚骨木作塚青石浮屠唱五聲家  
家墳上作享亭朱門相向一人聲樹頭去最作人語月  
黑風悲鬼擁廟宮中養女作子孫年年饋車來作主  
后陵園官道側家破無人掃陵城官家歲給牛千錢  
頭買餅作寒食此張文潛題奉先寺詩尾以道書與江  
子之言又潛近來詩不堪好子之因謂此詩以對以道  
云莫不是文潛詩否

洪駒父有過李公擇尚書墓一篇其間云鹿場免運白盡  
靜稻熟松竹青嶂深說者以為大過老杜

刑者實字悼夫年少豪邁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方年十四  
五時嘗作明妃引末句云安得杜士霍嫺姚縛取呼

韓作編戶諸公多稱之既卒余收什其殘章編成一  
號曰悼夫自少便多憔悴感慨之意其作秋懷云高歌  
感人心心悲將柰何其作棗陽道中詩云有意問山仙  
此生更來否已而果卒於漢東悼夫之卒也山谷以詩  
哭之云詩到年來更老成江山為助筆縱橫眼看白骨  
埋黃土何況人間父子情蓋悼夫與其父歆向也蔡天  
啓亦有詩云人物於今歎渺然孤墳宿艸已生煙日暮  
行人道傍會應逢年少其談玄其餘作者甚衆皆載於  
呻吟集後

邵堯夫之弟名睦者無疾而化前此有重九詩云擬問東  
籬事東籬事渺茫后果殯於東籬之下故堯夫哭之云



自茲明月清風夜蕭索東籬看斷腸又云斷腸東籬何  
所尋東籬從此事沉沉

余於一雜編中見有書郵亭事既不曉其誰作但觀其詩  
有足哀者故載之於此其末云周仲美不知何許人自  
言世居京師父游宦家于成都既而適李氏子侍舅姑  
宦泗上從良人赴金陵幕偶因事棄官入華山有長住  
之意仲美即寄身合肥外祖家方求歸未得會舅遽調  
任長沙不免供載而南雲水茫茫去國益遠形影枕巾  
洒涕何言因書所懷于壁詩曰愛妾不愛子為問此何  
理棄官更棄妻人情寧可已永決泗之濱遺言空在耳  
三載無朝昏孤悵泪如洗婦人義從夫一節誓生死江

鄉感殘春腸斷晚煙起而望太華峰不知幾千里

直方詩話

王並

梅聖俞至寧陵寄余詩云獨護慈母喪洞與河水流河水  
冬有謁泪泉常在眸彥獻持國說其作詩太早余應之以  
蓼莪及傳威贈王何二侍郎詩

雜誌

劉洞不知何許人江南國破後題他州一亭云千里長江  
唯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

詩史

白樂天去世人以詩吊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直路  
作詩仙浮名不擊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  
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鄉  
一愴然



韓文公少年受蕭存吏部知賞及自袁州回入國子祭酒  
道經江州因游廬山過吏部山居知諸子凋零推二女  
在焉作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日  
廬山過舊隱空將哀泪對煙霞

張祐性酷好太湖石三吳太守多以贈之遺故陸魯望以  
詩哭之曰一林石筍散豪家

顧况字退翁暮年有一子生非熊忽暴亡况哀悼不勝乃  
作詩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淚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  
時別非熊真間聞之必情告真官真官閱之却令生於  
况家三歲能言真間聞父苦吟求再生事歷歷然長感  
應舉擢第

盧延遜哭李鄣端公詩曰軍門半捲旆宅每過猶即哭臨  
聲化固暴亡燕九路東都權勢未歸堂漸窮老僕慵看  
馬着慘佳人暗裏等詩借酒徒消散盡一場春夢越王  
城

劉夢得虎丘山見元微之二年過題名愴然有感云滄水  
送君君不遠見君題字虎丘山因知早買蕪才于木得  
多時在世間又有所嗟二首云庾令樓中初見時武昌  
春色似腰支相逢相識空如夢為雨為雲今不知鄂渚  
濛濛煙雨微女郎魂逐暮雲場只應長在漢陽渡化作  
鴛鴦一隻飛

石守道為國子監直講天下呼為祖孫先生作慶曆聖



德頌大為時所忌會孫賊孔直溫反搜其家有金書坐  
貶而卒特疑其詐死欲剖棺驗之近臣信實死得免永  
叔一詩哭之曰埋猶不信死終免斷其推揚章安云安  
或為章亦誰道蓋指人事足是非猶及土中身

劉夢得傷友人七姬詩曰見學琵琶見成今未追想倍  
傷情撼落花下呈新曲放撥灯前謝改名大抵好花終  
易落從來无物不長生蘭臺夜直衣衾冷雷雨無因入

禁城

劉得仁出入屋場三十年卒無所成而遊僧西白以詩告  
之曰忽苦為詩來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有教桂子落  
墳上空得一枝宛始油

補侍郎有愛姬早亡念之不已猶子為右補闕因其入  
朝未歸為浣溪沙辭置於机上曰枕帳熏爐隔繡幃二  
年終日雨相思好風明月尔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  
歡新夢覺來時黄昏微雨畫屏垂見曰此必阿灰詞  
阿灰補闕小字也

錢熙泉南才士也曾作四夷來王賦獻太宗愛其才又  
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後亦不達而故鄉人李慶孫  
以詩吊之曰四夷妙賦無人繼三酌酸文舉世傳詩話  
唐武宗有才人孟氏嘗對武宗泣下作何滿子而卒張祐  
作詩云偶因清唱詠歌頻奏入深宮三春却為一聲何  
滿子下泉須吊孟才人劇談錄



春國公主薨神考賜挽詞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  
深閉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番歌扇殘霞散舞衣都  
門送車反宿艸自春菲晚發城西道靈車望更遙春風  
寒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消芳魂  
無北渚知復可為招又曰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深  
歌鍾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亦隔秦  
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為齋夜話

增脩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三

增脩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四

隱逸門

章聖遣使詔魏野仲先聞使至留詩一聯于壁而遽去云  
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使還以壁間詩對章聖曰野  
不求仕矣遂不召古今詩話

內侍孫可久賦性淡薄羊踰五十即乞致仕都下居第堂  
北有小園城南有圃每以小車載酒優游自適石曼卿  
嘗過其居贈詩曰南北占河潤幽深在禁城疊山資遠  
意辭俸買閒名閉戶斷蛛網折花移鳥聲誰人識高意  
朝野石渠生柳詠詩曰孫侯幽隱直城東草木扶疎一  
畝宮曾珥貂璫為近侍却紆條褐作閑翁高吟擁鼻詩



懷壯雅論衡道氣充猷盡繁華天上樂始將蹤跡學

冥鴻青箱雜記

劉素字仲華好學不事科舉頗通迂固壽暉之書嘗有人  
貽之詩曰不甘五等諸侯薦直肯九重天子知然卒不  
及仕江南野錄

方干處士號缺唇先生有司以唇缺不可與科名遂隱居  
鑑湖作閑居詩曰寒山屢鏡心此處是家林梁燕欺春  
醉閒猿學夜吟雲通平地起月向白波沉由自聞鍾角  
棲身可在深又曰世人如不容我自縱天慵落葉憑風  
掃秋粳任水春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鍾身在能無事  
頭宜白此峰又感懷云事業不得力至今猶苦吟吟成

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世路屈聲滿雲溪冤氣深前賢之

晚達莫怕鬢霜侵鑑戒錄

隱士張楚居洛陽平康之南與李衛公別弟為鄰山水奇

秀楚風韻高潔衛公當軸薦為左拾遺不起後出鎮過

平原往放之楚避於山谷衛公歎恨久之題其門曰昔

日趣黃詔余慚在鳳池今來輒隱士恨不見瓊枝詩史

張齊賢相司空致仕歸洛康寧福壽得晉公午橋莊鑿

渠通流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車携觴遊釣勝於門

曰老夫已毀裂冠冕或公綬垂訪不敢迎見嘗以詩戲

故人云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頭

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慕唐李太白為人故字師亮



同前

康定間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朝廷天下由是知其名然  
不喜仕進隱於青城山白雲溪時樞密田况守成都與  
詩曰深慚蜀太守不及采芝人雲齋廣錄

程嵩字明之延津人初舉不第遂不肯仕場屋年八十餘

嘗作詩曰雖無事業傳千古却得安閒過一生同上

王鼎書歌詩好神仙事遊心物外時人或謂有所得問之

終不洩露詩百餘篇傳於人間五言詩贈程明甫云古

縣槐前灘官閒道自安執盃山鳥唱曬藥野猿看石縫

橫琴箏槎根挑釣竿不知陶靖節早晚入雲端又贈僧

云出齋猿獻果烹茗鳥啣薪又題云風落桂枝驚鶴六

水流山果向人來又送僧云孤雲蹤跡都無定出個青

山入個山

王易簡蕭希甫下及第名居榜尾不看榜歸華山尋就山

釋榻授華州幕官後拜左拾遺又辭官歸隱留詩曰汨

沒朝過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

職有來且自來再入升朝官位諫垣臺閣三十年官至

八座乞致仕歸華山十年而終郡閣野談

顧况志尚踈逸近於方外時宰招以好官况以詩答之云

四海而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

東望瀛洲叫一聲南部新書

有一武士忘其姓名志樂閒散而家甚貧嘗作詩曰人生



本無累何用買山錢遂投檄而去古今詩話

唐末蜀川有唐求放曠踈逸方外人也吟詩有所得即將  
藁撰為丸投大瓢中後卧病投瓢於江曰茲瓢苟不沉  
沒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有識者曰此唐  
山人詩瓢也接得十纜二三題鄭處士隱居曰不信最  
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葉在有山  
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盃酒老夫顏亦紅贈如上人云  
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岷峨補衲雲千片焚香篆一窠戀  
山人事必憐客道心多日日齋鍾罷高懸瀘水羅題  
青城山范賢觀數里綠山不厭難為尋真訣問黃冠  
苔鋪翠點仙橋滑松濕香梢古道寒晝旁綠畦嫩

玉夜開紅竈撚新丹孤鍾已斷泉聲在風動璫花月滿  
壇古今詩話

偽蜀辛酉歲有隱迹于陶沙者不知所從來戴破帽携鐵  
筇竹者多於觀寺閑處坐卧有文谷遇之以禮接之忽  
誦谷新詩數篇又詠自作詩曰九重天子人中貴五等  
諸侯閭外導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字掛乾坤

劉槃字伯節青社人有氣節及第為幕僚一任不得志弃  
官隱居富丞相器重之有詩云昔年曾作瀟湘客憔悴  
東秦歸不得西軒忽見好溪山如何却有楚鄉憶讀書  
悞人四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閑居詩話

陳絢劍浦人好遊學善解天文長於雅頌有詩曰中原莫



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踈與水曹任晚相善寓之詩  
曰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晚絕縉紳之望  
以脩養為事有詩曰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時印綬  
踈又曰蟠溪老叟無人用閑把 梨教六韜又曰近來  
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卧龍綯隱西山產藥物數十  
種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鍊師尋藥入城鬻  
之獲貲則求鮓就爐對飲旁若無人歌曰藍采和塵事  
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疑其  
為綯 焉或云得仙矣 江南野錄

又陳綯詩有江湖水清淺不足掉鯨尾飲水狼子瘦終日  
鷓鴣寒一鼎雌雄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麕衣寄語東流

任斑鬢向隅終守鐵叢衣詩如此不可殫紀北夢瑣言

史虛白本山東人唐晉之間中原多事竟李昇屢陳治要  
而不用遂隱廬山煜徙南昌至星子渚召問曰處士隱  
居必有所得曰近得漁父一聯令課之曰風雨揭卻屋  
全家醉不知煜變色時世宗已下淮南江南野錄

寇豹不知何許人與謝觀同在唐崔丞相孫相公門下以詞  
藻相尚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  
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觀大言曰  
僕已擅名海內子才調多胡不作赤賦豹未搜思厲聲  
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  
觀大駭豹後不仕隱南嶽



許堅不知何許人遇酒筵不問尊卑遠近必到來與只三五盃便去性嗜魚將魚火上旋炙熟處即吃生處復炙殊不去其鱗腸每和中帶入溪澗內浴度日浸身出水即於風日中坐候乾其衣服多有黴氣人惡之或有人與物忻然而受將散與貧者多於喜中吟詩宿溧陽縣靈泉精舍僧出白字韻請留詩其僧對榻見熟睡至晚起出七言詩云近枕吳溪與越峰前朝恩錫雲泉額竹林晴見鴈塔高石室曾棲幾禪伯荒碑字沒秋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別故林落日啼猿情脉脉太平興國九年自茅山再遊廬山於方先生房內安下至夜深常與數人談笑人疑聽堅已知之高聲云不得來

不得來今在洪州西山或吉州玉笥山郡閣雅談

韓退絳州人放誕不拘常跨一白驢有詩云山人跨雪精上便不論程嗅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為人所稱好着寬鶴鼈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醉狂玄鶴舞閒卧白驢號閑居詩話

王真公鎮金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式將謁公過林逋逋以詩送云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尊賓謁少清言應喜道人來同前

謝逸字無逸臨川勝士也工詩能文魯直讀其詩曰是張流也恨未識也無逸詩曰老鳳垂頭嚙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竿又曰山寒石髮



瘦水落溪毛凋皆為魯直稱賞朱世英以八行薦入學  
不得已諂之信宿而遷所居溪堂生涯如龐蘊余嘗過  
之小君方炊稚子宗野汲井無逸誦書掃除顧余故常  
大笑曰聊復爾耳余作偈曰老妻營炊稚子汲水龐公  
掃除丹霞適至弃掃迎門一笑相親不必靈照多通道  
理朱世英亦作偈曰提籃靈照掃地謝公一般是麩做  
作不同不假語默通透玲瓏更若未會換手槌胸冷齋  
夜話

神仙上

陳希夷先生每睡則半載或數月近亦不下月餘贈金勵  
睡詩曰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皆為息魂離神  
不動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動堪笑塵中人不知夢是

夢又曰至人本無夢其夢本遊仙真人本無睡睡則浮  
雲烟爐裏近為藥壺中別有天欲知睡夢裏人間第一  
玄又嘗題石水澗曰銀河灑落翠光冷一派回環湛晚  
暎幾恨却為頑石碍琉璃滑處玉花飛又冬日晚望云  
山鬼煖或呼溪魚寒不跳晚景愈堪觀危峰露殘照題  
西峰曰為愛西峰好吟頭晝日昂崑崙花紅作陳溪水綠  
成行幾夜碍新月半山無夕陽寄言嘉遯客此處是仙  
鄉又華山曰半夜大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愛  
掌痕侵碧漢無人會嘆豆靈仙又與毛女遊曰藥苗不  
滿筥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又曰曾折  
松枝為寶榔一作又編栗葉作羅襦有時問着秦宮事



笑燃仙花望太虛  
翰府名談

又先生唐德宗時至僖宗封清虛處士賜宮女三人先生貯之別室以詩謝云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章聖累召不起有學士譏之曰祇是先生詔不出若還詔出一般人先生答曰萬頃白雲獨自有一枝仙桂阿誰無石歸華陰令王睦令飲之起寢於溪岩先生為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晚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愧謝青瑣集

張洎家居城外有一隱士名乃呂仙翁姓名洎倒屣見之索紙筆八分書七言詩一章留與洎頗言將作鼎鼐之

意其末白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為二八洎六十八而卒乃其識也仙翁詩多傳人間有自詠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溢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丹符子鬼難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裏煮山川之句大抵皆詞句奇怪世所傳百餘首人多誦之談苑

道士馬自然有異術飲酒至一石不醉人有疾以雜草木揉碎呵與人食無不瘥每自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經時醉卧紫金牀東君過我多情懶留向人間作酒狂廣明中梓州上并續本事集更有二首詩其一曰省悟前非一息間更拋人世弃塵寰徒誇誇美酒如瓊液休戀嬌

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四



娥似玉顏含笑謾教心思苦別離還使鬢毛斑雲中  
幸有堪歸路無限青山是我山其二曰何用燒丹學駐  
顏開非城市靜非山時人若覓長生藥對景無心是大  
還詩史

殷七七有異術過潤州與客飲云某有一藝有歡即顧屏  
上畫婦人曰可歌陽春曲婦人應聲遂歌其音清亮似  
從屏中出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即去未歸家  
柳自飄香雪如此者十餘曲同前

呂仙翁名品字洞賓本關右人咸通初舉進士不第巢賊  
為梗携家隱於終南山學老子法絕世辟穀變易形骸  
尤精劍術今往往有人於關右途路間與之相逢多不

顯姓名以其趨舍動作異於流俗故為人所疑又為篇  
詠章句間洩露其意嘗有詩送鍾離先生云得道來來  
相見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扶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  
五岳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手鬼難看先生去後  
應難老乞與貧儒換骨丹贈薛道士云波魄薛道士年  
高無白髮雲中卧看石雪裏去尋碑謔於吃大酒嫌人  
念小詩不知甚麼漢一任筆流噴雅言雜載

又先生唐僖宗時入避寇亂多遊湖湘間或梁魏之地嘗  
遊大雲寺與寺僧多唱和僧有詩贈翁公乃依韵和曰  
三千里外無佳客七日前雲外身行滿蓬萊為別館  
道成瓦礫是黃金待賓榻裏嘗存酒化磁爐中別有春



積德求師何患少由來天地不私親一旦遊寂簡觀淬  
劍於石作詩贈道士侯日晦曰欲整鋒鉛散彈榮凌晨  
開匣玉龍噴手中氣岸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條姦血  
點流隨水盡免膏今逐清痕銷削除淨世不平事與尔  
相將上九霄嘗遊長沙智度寺贈僧惠學詩曰達者推  
心兼濟物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訴西來意七祖如  
今未有人臨行題壁上云唐室進士今時神仙足聞紫  
霧却歸洞天衆方知其為呂仙翁也據遺

宿州天慶觀西廡下有石刻二詩蓋至道中有賣黑文嘗  
遊於此一日題詩曰秋景蕭蕭葉亂飛庭松影裏坐  
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肘傳丹

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情無人  
跡戶長扃或以為名呂仙翁詩也古今詩話

岳陽樓有碑極大乃李觀記呂仙翁筆迹李知賀州日有  
道士相訪自云呂先生誦過岳陽詩云唯有城南老樹  
精分明知道神仙過李亦不曉後知岳州有白鶴寺僧  
見過道及呂仙翁嘗憇於寺前松下有老人自松梢冉  
冉而下致恭於先生之前曰某松之精也今見先生過  
禮當致謁呂書一絕於寺壁而去獨自行來獨自卧無  
限世人不識我唯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後  
郡守為創亭於松下名曰回先生云古今詩話

孟嘏連山人性落魄狂溺於歌酒賦詠後捷名不欲止江



言詩如會卷之四十四  
左士人頗奇之贈史虛白云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  
聖朝奄有金陵孟賓于先居連上墩與國中亦自吉水  
還故鄉逾年卒書生成務崇因言廬山與墩有忘年之  
分與國中見墩且言自連上來游江左時有詩送成務  
崇曰同呼碧嶂前已是十余年話別非容易相逢不偶  
然多為詩酒役早免利名牽幸有歸真路何妨學上玄  
務崇詢於連上知交皆言墩卒已十余年矣雅言雜載  
許堅江左人為性藪野似非今之人年高絕不知曉人事  
少言人不問終日不啓口多居三茅山不知年歲形容  
不變好殮魚能為詩多談神仙事題茆山觀曰嘗恨清  
風千載鬱洞天今得恣遊遨松楸古色玉壇靜鶴不

來青帝高第氏井寒丹已化玄宗碑斷夢仍勞分明有  
箇長生路休向紅塵歎二毛早年堅以時事干江南李  
氏人訝其狂鷲以為風恙莫與之禮一絕上舍人徐鉉  
云幾宵烟日鎖樓臺欲寄侯門薦補才滿面塵埃人不  
識謾隨流水出山來因拂衣歸隱今尚在隱迹江淮間  
沈廷瑞寄食閭皂山舉作異俗葦盛夏向火嚴寒單衣問  
其故終不答與袁州陳智周相善與國中無病卒于玉  
笥觀數年有人於江筠路次見廷瑞共語久之令人將  
詩寄智周智周得詩甚訝馳出門求送詩者已不知所  
在詩曰名山相別后別後會難期金鼎銷公晉丹田老  
紫芝訪君雖有路懷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一第百年能



言詩集卷之四  
幾時智周於端拱二年登第授衡陽尉卒日前

沈道士筠州高安人故吏部郎中彬第二子也性孤僻形貌秀徹初名有鄰弃妻入道居玉笥山易名廷瑞每遇深山古洞日不返嚴寒風雪常單衣危坐或絕食經月或縱酒行歌緣峭壁升喬木若猿猴之狀骨肉相尋便却走避忘情混俗人莫測之徃徃為同道者困雍熙二年正月內於玉笥山先不食七日至上元日甲辰辭道侶歸所居院集仙亭念人生幾何賦無病而終遺言於弟子將畫者土宿一幘度人經一卷隨葬後二年二月二十日有閣皂山僧昭瑩於山門數里相遇且閣皂山相去玉笥山一百六十里僧昭瑩問所徃云暫別廬山

尋知已留下土宿一幘及度人經一卷五言詩一首為別云南北東西路人生會不無早曾依閣皂又却上玄都雲片隨天闊泉聲落石孤何期早相遇樂共煮菖蒲後昭瑩到玉笥山話及方知沈道士已亡具說途中相遇并所留土宿及經詩示于人衆皆駭異遂徃墳上看見土交橫拆裂闊及尺餘至今不敢發質其文驗其事即屍解而去荆閣雅談

張白邢州人少應進士舉不及第入道常携鐵葫蘆得錢便飲酒自稱白雲子註天尊升玄護命經著武陵春色三百首略一兩篇云武陵春色好十二酒家樓大醉方回首逢人不舉頭是非都不采名利混然休戴個星



冠子浮沉逐世流贈酒店崔氏一絕云武陵城裏崔家  
酒地下應無天上有南遊道士飲一斗卧向白雲深洞  
口又哭陸先生一絕云六親慟哭還復蘇我笑先生淚  
箇無脫履定歸天上去空墳留入武陵圖忽一日稱患  
至夜閉戶曉不開問之不應道衆訝之抉門見血滿地  
問之別無所苦囑身後勿燒焚尋時而卒酒戶崔氏出  
木櫃而葬於武陵城西經半年有鼎州官忘其名在揚  
州勾當公事遇於酒肆同盃數日衆聞之道俗看驗其  
墳有一穴如椀大深透其棺敲之已空

陳省躬金陵人於偽朝頗歷政事顯德中出為臨川宰後  
舟闕下道經章江泊女兒浦抵暮有書生不通姓名於

舟求見與省躬語論甚奇問今晉朝第幾帝省躬具以  
實對微笑而已坐間高吟云西去長沙東上船思量此  
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梨花哭杜鵑省躬疑  
是神仙再拜告問無言而退出船不見所之

具舍靈江西人也為道士居南岳六七年俗呼為吳孫好  
睡經旬不飲食常言曰人若要閑即須懶如動即不閒  
也素不攻文偶作上升歌甚奇絕云玉皇有詔登仙職  
龍吐雲兮鳳着力眼前慕地見樓臺異艸奇花不可識  
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為上升忙  
一時提向瀛洲賣清太年羽化後有客人於乾祐年在  
嵩山見之



許鶴真人唐末遊南岳招仙觀壁上題歌一首云洪爐烹  
鍛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聞神通只自干  
邪不干正黃口小兒初學行唯知日月東西生還為萬  
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兮石是石蘊弃深  
泥終不易鄧通餓死嚴陵者帝玉豈是無人力丈夫未  
達莫相侵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

李夢符不知何許人梁開平初鍾傳鎮洪州日與布衣飲  
酒狂吟放逸嘗以釣竿懸一魚向市肆蹈漁父引賣其  
詞好事者爭買得錢便入酒家其詞有千餘首傳于江  
表略其一兩首云村寺鐘聲渡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  
徐徐撥棹却歸灣浪疊朝霞錦綉翻又曰漁弟漁兄

喜到來婆官賽了坐江隈柳榆杓子木齋盃爛煮鱸魚  
滿案堆察考取狀答曰插花飲酒何妨事樵唱漁歌不  
碍時遂不敢復問或把冰入水及出身上氣如蒸鍾氏  
亡亦不知所在俱同前

伊用昌遊江浙間散誕放逸不拘細謹善飲每醉行歌市  
中其言皆物外汗漫之辭似不可曉亦能為詩留題開  
皂觀云花洞門前吠似雷險聲流斷俗塵埃雨噴山脚  
毒龍起月照松梢孤鶴回羅幕秋高添碧翠畫簾時捲  
對樓臺兩壇詩客何年去去後門關更不開後入湖南  
謂馬氏時方設齋獨不請用昌自造之據其坐泊食畢  
則大聲吟詩云誰人能識白元君上士由來盡見聞避



世早空南火宅植田高種北山雲雞能抱卵心常聽蟬  
到成形殼自分學取大羅此子術免教松下作孤墳詩  
畢拂衣而起衆訝奇異乃逼問無對出門不見雅言雜載  
石恪西蜀人善畫尤長於山水禽魚亦攻歌詩言論粗暴  
多誚人短開寶中王師下西蜀遣名畫入京恪在其數  
宣於相國畫壁工畢上狀乞歸奉勅任便出京卒於道  
中雍熙元年歿直雷承昊奉命來衡陽風土殊俗恪痛  
勉之為七言詩送承昊遲莫與恪宿于公舍達曉分携  
承昊行經數里思恪已卒數年遽出所贈詩多言衡陽  
風物其詩曰衡陽去此正三年一路程途甚坦然深濠  
門墻三楚外清風池館五峰前西邊市井來商客東岸

汀洲簇釣船公退只應無別事朱陵後洞看神仙及到  
任公字一如恪言詩章好事者爭傳之同上

黃覺仕宦不遂意送客都門外至則客已遠不及旅舍中  
見一道士在側因取所勞酒肉呼道士共飲食之既罷  
道士舉杯接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為呂洞賓道士曰明  
年江南相見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道士出俵大錢七  
文其次十文又小錢三文曰數不可益也予藥可數寸  
許告曰歲旦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  
七十餘歲亦將畫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字屈指明年  
七十三果以是歲終貢父詩話

咸通中有進士張綽下第游江淮養氣耽奇只以爐火為



事題壁曰爭那金烏何欲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顏  
安可駐今年花落枝明年花滿樹不如且飲酒莫管流  
年度人異之不喜粧飾多深旗亭而好盃人召飲若遂  
意則索紙剪蝴蝶三十二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  
刻以捐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為阻嘗游  
鹽城多為酒困非類相競留繫邑中醒乃課述為陳情  
二章獻狀令乃釋之詩云門風長有蕙蘭馨昌族家傳  
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  
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流橋下水一條從此  
鎮長清自後宰欲傳其術張云明府勲貴家流年少而  
宰劇邑多聲色大馬之求未暇忘味玄奧因贈詩云何

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在內中脩莫言大道人難得  
是行心不到頭去之日乘醉因求搗網紙剪二鶴於廳  
前俄而翔飛乃曰汝先去吾即後來時狄令亦醉其所  
題云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却騰騰處世間心即  
逍遙出天外江南好事者尚記上升時事桂林聚談

崔存字存中博州博平人因遊王屋見二人坐於水濱存  
曰願聞二仙名號東坐曰豈不知世有石曼卿乎西坐  
者即蘇舜欽子美也存曰世傳學士為鬼仙矣曼卿曰  
甚哉二三子之妄也夫純陽即仙純陰即鬼升於天者  
為仙沉於幽者為鬼處於中者為人既為仙又為鬼乎  
存曰願得一語以救塵骸曼卿作詩曰牛毛麟角成真



言言錄卷之四十四  
少莫道從來是壯夫龜鶴性靈終好道神仙言語不關  
書不將青目觀浮世都把仙春駐玉壺寄語世人無妄  
語高真幽鬼適殊途子美作詩曰宿植靈根何太早洞  
悟真風正年少常令丹海飛日鳥又使玉液朝元腦崑  
臺氣候四時春紫府光陰夜如曉來時不用五雲車跨  
着清風下蓬島須更有翠鳥飛下嚙書置於二子前子  
美曰瀛洲有召遂飛踰山頂而去據遺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四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五

神仙門中

有逸士衣襖破衫六袴黑木腰帶闊三寸一脚着一靴一  
脚踏行夏以絮衫冬卧冰雪出氣如蒸自號藍采和歌  
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三春樹流光一擲  
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  
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  
峨曳長繩穿錢拖行縱錢散不收後至濠梁飛上升冉  
冉而去續仙傳

任生隱於高山讀書夜有一女子來曰冥數合與子為姻  
生意其異乃拒之遂開簾而入可二十許冶容艷美二



青女侍前就案書一詩云我本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  
君無俗侶來勸神仙學三日當來遂去生覽之愈疑妖  
怪志不納又贈一篇云葛洪還有婦王母亦從夫神仙  
盡靈匹君意合何如面墻不對女子再贈一首阮郎迷  
不悟何處伸情憐明日海山春彩舟却歸去出門冉冉  
飛望而去數月任大病為黃衣更攝去來行十里忽見  
幢節不絕有女仙乘翠輦侍從數千人黃衣更曳任墻  
下避仙笑曰高山薄命漢汝數盡更與三年生果六十  
卒後詩為雷電取去盧肇遺史

洞庭賈客呂卿雲以質賤雜貨逐什一之利有羨施貧善  
笛遇好山水即留中春月夜泊君山獨飲時一盃弄數

曲波上有漁舟冉冉而來乃一父老皤然賈置笛起立  
迎上舟問所以曰聞子笛聲非凡我是以來對數杯我  
少業笛子有性可教父老於懷袖間出笛三管其大如  
合拱其次大如常人所蓄其小如細筆管卿雲請父老  
一吹曰大者不可發次者亦然小者為子吹一曲不知  
得終否卿雲曰願聞其不可者曰第一者對諸天帝合  
天樂動天地圻日月五星失次第二者對洞府諸仙合  
仙樂飛沙走石百獸腦裂幼稚震死三者可與朋儕  
聽之未知可終否抽小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洶湧  
魚鱉跳噴僮僕恐悚君山鳥獸叫噪舟楫大恐父老不  
復吹引滿數盃乃吟曰湘中鳥人讀黃老手接紫雲坐



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飲數盃曰  
明年杜期君於此遂棹漁舟而去隱隱沒於波間傳異志  
盧季生隱居太白山讀書習吐納季生不甘苦貧訣別浪  
迹江湖後之官橋園人吏欺隱折官錢羈縻不得東西  
貧瘁日甚揚州阿師橋逢人草履布衫視之乃盧生昔  
號二舅者季生與舅語哀其縲縷盧大罵曰貧賤不畏  
公弃身又有欠負且被囚繫有面相見季生厚謝之  
舅咲曰居處不遠來日以馬來迎至日晚果來云屈卽  
君去來十里朱門斜開二舅出迎雲冠霞帔容貌光澤  
侍婢數百人燕饌名果不可紀求得一女子佐酒善筮  
篔容色極佳上有朱字一行雲中辨玉樹天際識歸舟

燕罷曰莫願作媼否又曰所欠官錢二萬貫請以柱杖  
柱波斯店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其年汴州行軍  
陸長源以女妻之宛類盧舅北亭善筮篔者筮篔有詩  
二句季具言舊事女曰少年時因兄弟戲夜乃作夢入  
仙宮如公所言者盧肇遺史

茅濛字初成華陽人也隱華山脩道當始皇三十一年九  
月白日上午先是時有民謠曰神仙得者第初成駕龍  
上昇入太清時下去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始皇  
聞之問故老曰此仙之謠始皇於是有意濛之意濛之  
元孫盈得道於金陵勾曲山上升為東岳上卿司命君  
太元真人居赤城時來勾曲邦人改勾曲為茅君山拾遺



神仙門下

慶曆中有一閑人遊岳謁主簿郭及甫既坐視其刺乃羅道成也詢其鄉里言郴州人及甫留飲曰久思東州之遊前日遊太山已遍到佳處旦夕迴南方山索紙筆為詩曰因思靈秀偶來遊碧玉寒堆萬疊秋直上太山高處望根盤連接十餘州後自和云水雲踪跡自閒遊夏谷陰寒冷勝秋猿鳥性情猶戀舊翻身却去海邊州及甫不勝嘆羨及去令人送之又得詩曰白驪代步若奔雲閑人所至留詩迹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郴陽山下石後問郴人有成真君觀得道乘白驪行石壁上其跡至今存焉古今詩話

唐子正著作桂州人治平中赴舉至全州途中雇一僕負重檐健若飛羽雖鞭馬疾通常去馬百步外恐其逸去逐逐之其僕即日自全州二千七百里百午已到唐州留書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投之唐月餘到驛驛吏出書題云呈桂州唐秀才歸真子封唯一詩曰袁州相見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員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篋中靈藥宜頻施鼎裏丹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為宴會好來黃壁卧林泉唐甚怪之話其狀貌乃全州僕也留書之日乃全州所遣也始悟其為神仙唐後為卷伴熙寧丙辰交趾寇卷唐遇害乃詩所謂角龍也



許宣平新安人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即獨吟曰負  
新朝去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白雲行入  
翠微好事者於洛陽向華間是處題之李太白見曰此  
神仙也

韋七七名文祥周寶舊於長安識之乃入寶鎮浙西七七忽  
到召之益加禮遇鶴林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正元  
中外國僧白天台鉢中以藥養其根來殖於此寺僧初  
飾花院人或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花下俗傳花神也  
一日寶謂七七曰鶴林寺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頃刻  
花此花能開赴重九乎曰可也乃前二日經鶴林寺宿  
夜有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為上蒼君所命下司此花非

久即歸閻苑今為道者開之晨起寺僧訝花漸拆至九  
日爛熳後為兵火其花遂亡信歸閻苑矣

元真子張志和會稽人守真養氣卧雪不冷入水不濡顏  
魯公守湖州日與賓客唱和為漁父詞志和曰西塞山  
前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蘋笠綠蓑衣斜風細  
雨不須歸坐客嘆服不已後果傳之

相州棲霞谷有喬順二子服飛龍藥二子十年不飢魏文  
帝詩曰西山有仙童不飲亦不食謂此俱同上

吳仁壁關右人學進士遊羅浮洞學老莊於張先生得其  
大旨辭歸謀入京取應先生曰觀子氣法可住此吾授  
子長生之道仁壁辭以老母缺甘旨俟名遂身退學亦



未晚先生曰此去必遂其志亦須早來是年中第入浙  
謁錢武肅殊禮之累辟入幕堅辭不就以詩謝云東門  
上相好知音數盡其前郭隗金累重雖然空食椹力微  
無計報焚林弊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慚玳瑁簪十里  
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肅復遣人請撰羅城  
記仁壁堅不從武肅怒沉於江吳人惜之仁壁有一女  
有閒居詩云為惜苔錢妨換砌因憐山色旋開尊又贈  
道士云五龍金角向星斗三洞玉音愁鬼神又題甕粟  
云蒲草薄蕞連蒂白。臘脂濃染半葩紅。又遊法華寺云  
高閣煙霞禪客睡。滿城塵土世人忙。建隆初廣南劉隱  
遣中翊光普同禮丞審昱就羅浮山設醮醮畢昱遊諸

岩洞至山頂見一石門有老叟衣薜蘿據門而坐皇問  
其由云是羅浮先生宅再問誰氏叟低聲對云吳先生  
也名仁壁言訖戶闔了無所見其後或有人於羅浮勾  
曲諸山見仁壁復引一十歲許女子驗是其女也雜言  
雜載  
有商客過海遇風俄抵一所門宇聳秀玲瓏然云是樂  
天之居樂天聞之作二絕云近有人從海上迴海山深  
處是樓臺中有仙龕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云吾  
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居處歸  
則惟歸兜率天古今詩話

女真錢氏二姊妹依止陶隱居誦黃庭經即茅山燕洞也  
至今有紫萼蒲碧桃馬其姊披白練衣得道入洞及女



第至則戶已扃矣淳化五年夏侯嘉正與道士五人往  
彼投龍是夜雷震其洞復開有一吏深入遇道士與林  
擒一枚食之遂絕粒田霖作詩題之曰燕口龍泓氣象  
清。錢真此處有遺靈。仙兄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戶已  
扃。雲片尚如披白練。泉聲長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萸蒲  
紫。留與人間作畫屏。同上

唐儀鳳中清城縣橫源翠園山下有民王仙柯服道士所  
遺靈丹拔宅上升已具仙傳拾遺蜀州僧中寤釋學道  
播於方州偶於龍池山逢人精神爽朗異於常叟即王  
仙柯也寤公曰聞仙名已久何幸相逢飛升之後胡為  
來此仙柯曰吾等有靈藥止能飛步今全家隱於後山

更脩道法遐舉之事吾何望焉但長壽而已寤公以詩  
贈之曰瞻思不及望仙兄早晚遐飛入太清手種一株  
松未老爐燒九轉藥新成心中已得黃庭術頭上應無  
白髮生異日却歸華表語待教凡俗普聞名自後不復  
遇葆光子聞於真人曰世人學道資一丹一藥聊固其  
命何以脩道未得證就避忌尤多三官巡羅攝入鬼錄  
所以頻改姓名先用屍解然後棲止靈岳進取上法或  
五岳授事效職仙曹優游人間或至千歲功德升聞即  
朝玉皇海岳之間徃徃遐舉者世人無由知也今之初  
得道者止於仙隱有騰空者服金丹也遐舉之事未可  
希望北臺瑣言



伊夢不知何許人因夢兩日遂立此名唐末不仕披羽褐  
 遊山水題攸縣司空觀仙壇云惟有松杉空弄日更無  
 雲鶴暗迷人題黃蜀葵云露凝金盞滴殘酒檀點佳人  
 噴異香在醴陵何氏家一日別去作詩附鐵匠回言在  
 彼打劍何氏發其塚棺官惟劍耳青瑣后集

陳純字元朴莆田人因遊桃源中秋夜遇玉源靈源桃源  
 三夫人玉源令純舉中秋月詩純言一聯云莫辭終夕  
 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意雖佳但不見中秋月作七月  
 十五夜月亦可玉源因作詩曰金風時拂袂氣象更分  
 明不是月華別愁緣秋氣清一輪萬極滿群籟正無聲  
 曉魄沉烟外人間萬事驚靈源詩曰高秋渾似水萬里

正圓明玉兔步虛碧冰輪輾太清廣寒宮有路桂子落  
 無聲吾館無弦彈棲鳥莫要驚桃源詩曰金吹掃天幕  
 無雲方瑩然九秋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  
 光射玉川瑤樽休惜醉幽意正綿綿玉源謂純曰子能  
 繼桃源之什乎純作詩曰仙源嘗悞到羈思正蕭然秋  
 靜夜方靜月圓人更圓清尊歌越調仙棹泛晴川幽意  
 知多少重重類楚綿

太原王世寧自言籍係第十八洞玉仙人熙寧中以暴疾  
 終于家臨終作詩曰翠羽旌幢仙子隊紫雲樓閣玉皇  
 家人間風雨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

韓湘字清夫文公猶子也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湘曰湘



之所學非公知之公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鍊白朱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而戲之曰子能奪造化耶湘曰此事甚易公為開尊湘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朵於花間擁出金字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其句意湘曰事久可驗遂告去未幾公以佛骨事謫管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也公詢其地即藍關嗟嘆久之曰吾為汝足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

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明除弊政豈於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須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公別湘詩曰人才為世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上烟蘿湘別公詩曰舉世都為名利醜伊余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升去冲破秋雲一點青青瑣集

賈師雄郎中治平中通判邵武嘗收鐵鏡甚大非常物也久欲淬磨未得其人左右言近有回處士自言善磨鏡召至風骨軒昂非常人也出示之仍以飲酒畢推藥鏡上言藥少當自取之既去不回詢其宿在太平寺留詩一絕而去曰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



詩話總集卷之四十五  
物外烟霞客。不是尋常磨鏡人。取鏡視之藥已化去。所  
堆藥處一點表裏通明如寒玉。春水又嘗有顧中謁。故  
人李郎中至岳陽投宿市郎唱新曲有補鞋人問曰此  
何曲中曰都下新聲也。其人曰吾不解書子能為我書  
當於此調頃一詞中因為書之乃今所傳沁園春也因  
問其姓答曰生於山口長於江口即今為守谷之客姓  
名不知也中翌日見太守言之追不復至題詩一絕於  
郎中腹內嬰兒養已成且居塵世暫娛情無端措大剛  
饒舌却入白雲深處行中與太守深歎恨之山口守谷  
乃仙之姓并字也

次弟登第後授洛陽節推聖俞為洛陽簿乃得友之初也

一日同遊嵩山佳處相對吟醉遂望四峰巨屋之上有  
丹書四字云神清之洞指示聖俞聖俞曰不見洎告老  
歸顛思前四字作一絕云四字丹書萬仞屋神清之洞  
鎖樓臺烟霞極目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後數月薨  
並同上

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壁上稱回山人  
東老送出門渡橋不知所往或曰此呂洞賓也僕見東  
老手偕道其事為和此詩後復與偕遇錢塘更為書之  
回山人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  
醪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東坡和曰世俗那知貧  
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



素書。有難道古長典際。華岳先生詩解餘。忽見黃庭丹  
篆字。陶傳青紙小朱書。淒涼雨露三年後。彷彿塵埃數  
字餘。至用榴皮綠底事。中書君言不中書。東坡詩話  
劉波子青州人。柱一初每歲一至洛陽看花館於花家園  
大花見之即與二十四曰波子吃半角小花見時止與  
十金曰波子喫椀粟以詩謝曰大花見時二十四小花  
是時吃椀粟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張丞  
相詔自荆南時波子與客飲市橋客起觀之挽其衣使  
且坐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輪蹄迎迓一何榮。爭  
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罷辱驚。余寓於興國寺戲之  
詩曰相逢一榻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蓬

島去爛銀堆裏看青山。計其壽百四十五矣。郎中無人  
識之。冷齋夜話

周貫不知何許人。自號木鴈子。宿龍泉觀。半夜搥道士門。  
道士問其故。曰偶得句當奉告。因吟曰。彈琴傷指甲。蓋  
簾損鬢鬚。是夜貫以簾自覆。故耳。至袁州見市井李生。  
秀韻欲携同歸林下學嗜酒。色意欲無行。貫指煮藥鑊。  
作偈示之曰。頑鈍天教合作鑊。從初三脚豈能行。雖然  
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西山。將化人問。  
幾歲。貫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紉斷布衣穿。相逢甲  
子君休問。太極光陰不記年。復有人見於京師。附書於  
李生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至時生必事出。貫乃以白



詩話續編卷之四十五  
土書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足折足鐺  
彈指空剝剥李生竟折一足冷齋夜話

劉野夫留南京未入都彭淵才以書督之野夫答曰跛  
子一生別無道路展手教化三饑兩飽目視雲漢聊以  
自誑元祐新年被劉法師徐神翁形迹得不成模樣深  
欲上京相覩又恐撞着丈人淫臨佛薦被乾拳濕踢  
着甚來由不羈如此當作長短句曰跛子年來形容何  
似儼然一部髭鬚世間許大拐上做工夫選甚南州北  
縣逢着處酒滿葫蘆薰薰醉不知明日何處度朝脯洛  
陽花看了歸來帝里一事全無又與孤笑再作門徒  
薦地思量下水粮網上蘆蓆橫鋪呵呵笑睚陽門外有

箇大南湖

有僧吏宗着麻衣加衲其上踞麻衣道士坐廣陵白土埭  
謳歌自適江都金檀紙與語多無畔岸索紙賦詩曰有  
欲苦不足無節即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素披玄裘浮游  
一州間汎若不繫舟要當畢塵慮棲息老山丘檀紙異  
異之陶淵明寄白土埭逢三異比丘此其一也觀其詩  
句脫去矜封有超然自得之氣非尋常介夫所能作  
也並同上

詩話續編龜卷之四十五



增脩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六

藝術門

鍾傳領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見傳以曆日包橘置袖中令射客云太歲當頭坐諸神不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唐宋遺史

何龍圖中正初登第聞西川郭從周精於卜乃以縑素求筮從周作一絕贈之云三字來時月正圓一麾從此出秦關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公後宦達以三月十五日授知制誥以言邊事忤旨出知秦州後移杭州而捐館舍從周之筮何其驗歟

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螄店予買田其間因往



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深會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牙短浸溪松間沙路淨如泥蕭蕭春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百斛明珠

王建宮詞百首多言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之類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

略言其善畫亦不言其工蛺蝶也惟見於建詩耳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曹剛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赫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名不朽亦各係乎幸不幸尔合淝人傳論言曹谷善畫曆衍數談事如神為王異公作命書云七十年中一一加弄珠灘上事堪誇碧油幢下聞鳴鳥千日催還上漢槎公年七十二知襄陽正得千日召還又云周匝將臨壬戌歲定鼎門前春色異一千日上少三環再入和羹美且盡醉後與公判西京將七百日再入政府壬戌歲也又云臨去尚猶聞禁漏異姓佳



名在史書異公薨謝之夕漏將盡無子其婿張環掌喪事並古今詩話

俳優門

李家明江南李璟時為樂部頭善滑稽為諷諷璟遊後苑登臺見牛晚卧璟曰午旦熟矣家明曰臣不學敢上絕句云曾遭霹靂敲角又被田單火燒身開背斜陽嚼枯草而今問喘更無人左右之臣皆冠謝罪李氏乃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璟繼統用宋齊丘言無男女少長皆殺之今海陵州宅之東小墳十數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宋齊丘只一子輒卒逾月慟哭不止家明曰惟臣能止之乃作大紙寫上大書曰欲

與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作計謨一箇孩兒拚不得上皇百口合何如乘風吹之度至齊丘家遂絕其纜齊丘見之慚感乃止璟於後苑命臣僚臨池而釣諸臣屢引到數十巨鱗惟璟無所獲家明乃進口蹄曰新甃垂鈎興正濃御池春暖水溶溶九鱗不敢吞香餌知道君王合釣龍環善之幸南都畫江為界舟楫多行南岬至趙北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數貴峰不知何名家明應聲曰龍舟輕漾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

出江南野錄互見談苑外載不同未

知詩

江南李氏樂人王感化建州人隸光山樂籍建州平入金



言詩餘集卷之四  
陵教坊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善為詞口諧捷急河  
稽無窮時本鄉節師更代餞別感化前獻詩曰旌旆赴  
天臺溪山曉色開萬家悲更喜迎佛送如來至金陵宴  
苑中有白野鵲李璟令賦詩應聲曰碧岩深洞恣游遨  
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  
又題恠石九八句皆用故事但記其一聯云州中誤認  
將軍虎山上曾為道士羊談苑

楊叔寶卽中興眉州人言頃眉州視事後三日作大排樂  
人獻口號其末句云為報士民須慶賀火星去了福星  
來喜召優人問曰火排致語誰做對曰本州自來舊例  
只用此一首湘山錄

真漢中有元無有者末獨行廣陵郊野夜入路傍村舍宿  
北軒下忽聞西齋有人行聲見四人出衣冠各異相與  
吟詠一衣冠長人曰齊紈魯縞如霜雪寒亮高聲為子  
發一黑衣短陋者曰家貧良會清夜時焚煌燧燭我能  
持一故敝黃衣者曰清冷之泉俟朝汲長綆相牽長出  
入一黑衣冠身亦短陋者曰爨薪煮水常煎熬充他  
口腹我為勞遲明方散起而視之乃有一杵燭臺水桶  
被鐺而已幽怪錄

彭州天台禪院前致仕焦將軍彥賓所創也天台僧行燈  
掌之刺史安思謙男守範與賓客道聯句以紀其來守  
範出首句曰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我軍推官楊



鼎夫繼曰忘機同一祖出語離三乘前懷遠軍周述曰  
古德玄意遠外牕虛景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音聯曰  
片時松影下聯續百千燈遂請閑僧教大師義西八分  
書於牌翌日有貧子乞食於院見而高聲讀之曰人道  
有初無尾此則有尾無初後五年首領俱碎不如尾句  
者乎院僧驅逐貧子曳杖四顧曰此後生不遠千里即  
欲到來人以為狂言果五年誅思謙守範伏法鼎夫暴  
亡此則首領俱碎之義也行燈歸寂寺僧蜀王盡遣出  
之後住持院僧適自興元歸則是不遠千里之義也貧  
子之說一無謬焉揚鼎城郭都人嘗遊青城山過皂江  
溺而又出登岬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曰元是盤囊

彭城劉景直雍熙間遊華清宮因題詩於門屏門云天子  
多情寵太真六宮專幸掌中身漁陽鼓動長安破從此  
香肌委路塵是夜夢明皇召去論當時事妃子索景直  
有所贈立作詩曰玉刻水中龍雲牌揭故宮霓裳滿天  
月粉骨幾春嵐眉勢從山盡裙腰芳艸空共知千古事  
悽恨與誰同岐王至明皇曰來何晚王曰適杜甫到臣  
帳中誦歌舒翰詩向臣似有德色云日月低秦樹山河  
遠漢宮明皇又曰常愛伊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  
句李曰終無甫之筋骨至如賈至崔輔國亦闕自然之  
句張老死把筆無伊一字遂宴飲忽聞寶雲寺鐘聲  
方覺



郭平振武舊將士分配千錢塘給官屋居之屋在修文坊  
舊為白板書九債燒藥丹朱欲往而官吏丁踈因逐之  
乃被盪而去白因召丁踈同飲謂踈曰大藥為吾子所  
破有小戲術子醒酒乃取盤一面置於膝上以指敲而  
騰出五色彈子兩枚化為雙燕而飛白曰僕射髭甚繁  
燕好壽可減此言未畢二燕化為二小劍長五寸餘鋒  
如雨交舞於踈之頤頤間髭落如雪踈懼甚白呼劍  
下盤中依前成二丸納於左右腕而去錢昭度贈白詩  
曰袖裏青鋒秋水寒誰疑雙燕是金丸出門風雨如何  
去空有霜髭在玉盤

彭演西遊郵縣宿甘泉店閒步原野忽有一少年

引至一古官舍甚宏壯梁上有紅絲羯鼓縮數條垂于  
地一老入杖而守之演問曰此何處老人曰開元興慶  
宮也來此者二百年中十二人尔去時莫不為詩謂書  
一絕可乎演為詩曰長安宮闕半蓬蒿塵暗虹梁羯鼓  
緜惟有水天明月夜一條空碧見秋毫演又曰十二人  
之詠可得聞乎老人舉章曰小小蓬山刻得成宮簾不  
動結飛鯨誰將八月天河水瀉到重樓無浪聲此楊尚  
書所作也又誦一章曰金人無路守瓊山坐見雲生棟  
宇間忽墜霜飛翠樓曉不知龍尾許誰拔此裴中書所  
作也再詢楊裴之名則瞪而不答

錢仁伉尚父之孫也為元帥府中書檢校司徒與中軍都



虞候金沼鄰居沼所居堂東植牡丹花一本看花三百  
朵其色如血如之金含稜每瓶子頂上有碎金絲如自  
然蛺蝶之狀一城以為殊異每歲花開張宴仁伉預焉  
開寶七年春三月花終一兩朵開仁伉一夕洪飲擊劍  
程服中單背負大籃左手携鋤腰挿六七首踰墻而過  
沼中外無知者鋤取牡丹置籃中乃平其地空中聞有  
吁歎之聲微細若遊蜂音辭曰一花三百朵含笑向春  
風明年三月裏朵朵斷腸紅仁伉異之移植於亭後明  
日沼覺失花為非人力所及來年花盛開乃宴召沼沼  
一見無語得疾以歸至夜憤悶不已以刀決腸而卒腸  
皆寸寸斷果符空中之語

鄭繼超廣州人赴官鳳翔道逢田參軍同行家累千餘人  
言是東川替罷亦入西京繼超與歎自言路人有莊在  
北邙山下因問鞍乘極多何也曰亡室人來多年皆蜀  
中孤寡家子息亦欲旋旋與人繼超曰願得一人乃令  
妙香與之是夕歸繼超家數年繼超卜居西洛一日忽  
謂繼超曰妙香非人也今將歸北邙山舊穴願乞同乘  
至北邙因問田參軍何人曰狐也是夕作別妙香歌以  
送酒口勸君酒莫辭花落拋舊杖只有北邙山下月清  
光到死也相隨翌日同至北邙山下老君廟後妙香伴  
墜馬化為一狐迅走而去並洞微志

唐王軒字公遠因遊苧羅山問西施之遺迹留詩於石上



白嶺上千峰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人。  
迴顧見一女子。素衣瓊珮。謂軒曰。妾自吳宮離越國。素  
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沈金石堅。今日為君堅不得。軒  
知其異。又貽詩曰。佳人去千載。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  
烟。岩花自開落。猿鳥舊清音。風月閒樓閣。無語立斜陽。  
幽情入天幕。西子曰。子之詩美矣。不盡妾之所寄也。乃  
答軒詩曰。高花岩外曉相鮮。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  
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風月。既暮已散期。來日會於水  
濱。翌日軒往。則西子已在馬。又相與飲。軒詩曰。當時計  
拙笑將軍。何事安邦賴美人。一似仙葩入吳國。從茲越  
國更無春。西子見之。怨慕久之。又曰。雲霞出沒群峰外。

鷓鴣鳥浮沉一水間。一自越兵齊振地。夢魂不到虎丘山。  
既夜乃散。異日又相遇而留者。逾月乃歸。郭素聞王  
軒之事。遊苕羅留詩於泉石間。莫知其數。寂無所遇。無  
名子嘲之曰。三春桃李苦無言。却被斜陽鳥雀喧。借問  
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聞者大笑。翰府名談。  
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固自可  
明年當奈何。明年兵亂城陷。梁亡詩史。

杜少陵因見病瘡者。謂之曰。諭吾詩可療病者。曰。何杜曰。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句。瘡猶是也。又曰。誦吾手  
提觴。體血模糊。其人如其言。誦之果愈。言感鬼神亦  
不妄。古今詩話。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  
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為世所好余家嘗得唐後  
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草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  
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  
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仙也所主  
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青驪去如飛後  
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其舉子留不得因留詩一篇  
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常隨  
日脚流仙事惟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時語舉子不  
能道也永叔詩話

增脩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六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七

奇恠門下

賣墨者潘谷子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人也墨既精  
妙而價不二或不持錢米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  
然者哉予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  
山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  
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明言  
如此百斛明珠

太子中允王綸祥符中登進士第有女子年十八歲一日  
晝寢中忽厲聲其父與家人亟往問之已起謂父曰與  
汝有洞天之緣降人間四百年矣今文會此自是謂父



言詩紀卷之四十一  
曰清非生自稱曰燕華君初不識字忽善三十六體天  
象皆世所未識每與清非生唱和及百餘篇有送人詩  
云南去過瀟湘休問屈氏狂而今聖天子不是楚懷王  
又贈清非生末句云自有燕華無限景清非何事戀東  
宮又雪詩云何事月娥期不在亂飛端葉落人間說與  
人云天上端木開花六出贈清非生云君為秋桐我為  
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題金山云濤  
頭風滾雪山脚石蟠虬又詩云落筆非俗子鼓吹皆天  
聲豈俟耳目既慰子華燕情蔣穎叔以楷字釋之刻於  
石後嫁為呂氏妻既嫁則惜然不復能詩康定間進篆  
字二十四軸仁宗嘉之有女仙傳行於時

天授二年臘卿相等詐稱上苑花開請幸則天許之乃遣  
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  
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瑞草皆發羣臣並感服其異卓異記  
唐太府寺隋都水門之地隋平陳於此置叔寶叔寶將亡  
有飛鳥集於庭以背畫地作詩云獨足上高臺腐草化  
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臨水開雍洛異集

救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魏明帝時其國來獻飼以  
珍珠及兔腦嘗吐金屑如粟宮人爭取為釵鈿謂之辟  
寒金以此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  
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帝王憐古今詩話

西蜀張俞嘗遊驪山題二絕云金玉樓臺碧空望蕭蕭



響入天風。當時國色并春色。盡在君王顧盼中。馬  
帝樓前鎖碧霞。終年培養牡丹芽。不妨野鹿踰垣入。嚙  
出宮中第一花。異日宿温湯見二黃衣吏。召其魂至一  
宮闕見仙座殿上。問左右曰。唐太真妃也。與之論當時  
事。甚詳。覺又為詩曰。夢魂飛入瑤臺路。九霞宮裏曾相  
遇。壺天晚景自愁人。春水泛花何處去。俞尚留温湯閑  
步野外有牧童持書一紙。俞乃開封。乃仙所為詩云。虛  
堂壁上見清詞。似共幽人說所思。海上風烟雖可樂。人  
間聚散更堪悲。重簾透日温温曉。玉漏穿花滴滴遲。此  
景此情傳不盡。殷勤囑付隴頭兒。俞詢牧童從何得對  
曰。前日有一婦人過此。遺我百錢。授此書云。明日有衣

冠獨步野外。子與之余聞之。俞感俞多對士君子道此

青瑣集

治平二年長沙趙琪。郎中作廣東憲公。宇西軒。有荔枝數  
本。盛夏方熟。召刺史燕賞。一夕皆空。皮核滿地。軒之西  
壁有詩云。吾儕今日會嘉賓。滿酌洪鍾飲數巡。遍地狼  
狽不知曉。荔枝又是一番新。二廣人多傳異之。

隋煬帝遊廣陵。恍惚見陳叔寶。乘謁曰。聞已開隋渠。引洪  
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獻之。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  
太奢。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火  
霞。驚流摧陡岬。濁浪噴黃沙。兩隄人送客。三月柳飛花。  
日脚沉雲表。榆梢噪暝鷗。如今疲子俗。異日使無家。且



言諸經...  
樂人間景休尋上漢槎客喧舟艤岬風細錦帆新莫言  
無利役千古壯京華煬帝愠曰爾多知為後人之利耶  
同前

吳興柳歸舜泊舟洞庭君山見鸚鵡數千翱翔其間相呼  
姓字有名清越者名武遊郎者名阿蘇兒者名武仙郎  
者名自在先生者名踏蓮路者名鳳皇其臺者名戴蟬兒  
者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乃漢武釣弋夫  
人常所唱者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裏  
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得阿嬌  
深宮唱曰昔請馬相如為作長門賦徒使宮中金君玉  
終不顧歸舜歸舟舟人云相失已二日矣士大夫出此

丁晉公鎮金陵嘗作詩有吾皇寬大容尸素乞與江城不  
計年之句天聖中李文定公出鎮金陵一日郡宴優人  
作語意其宰相出鎮所作理必相符誦至落句頂望抗  
聲曰吾皇寬大容尸素乞與江城不計年賓僚皆俛首  
文定笑曰是何是何上聞見責歸田錄

賞花釣魚會詩賦往往有宿思者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  
石適會宴命賦山水石歌蓋出不意中生優人入戲各  
執紙筆作吟哦狀其一優人或仆於石上衆扶掖起既  
起曰累日來作一首賞花釣魚詩準備應制却被這石  
頭擦倒左右皆大笑翌日降出詩令中書銓定內有鄙  
惡者落職與外任東齋記



奇恠門

王謝金陵人世以航海為業一日於海中失舟泛一板登岸見一翁一媪皆衣皂引謝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既久謝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一燕棲於梁間謝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灑淚臨風幾百迴來春燕迴徑飛來謝衣上燕尾有詩一云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鴈飛至來歲燕竟不至因目謝所居為烏衣巷劉禹錫有詩曰朱雀橋邊野艸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按遺

人本非水中物旋失老人所在因作詩以紀之曰青城山峭江水寒欲渡當時值急湍棹急狂風趨遠岬舟逢惟石碎前灣手攀弱枝倉皇處命在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恩無以報令人羞說雀銜環至成都與知己言竟莫究塩裏人之義後為居安思謙幕判成都塩院感疾暴亡以塩裹其屍歸上蜀野人閒話

海南城東有兩井相去咫尺而異味號雙井井源出山源山石罅中東坡酌水與之曰吾尋白龍不見今家此水手同游怪問其故曰白龍當為東坡出俄見其脊尾如爛銀蛇伏忽水湧有氣浮水面舉首如排玉筋乃沫而去余定兩井太守張子為造庵井上號思遠亭號洞



酌崖有恠樹樹枝腋有詩曰岩泉未入井蒙然冒沙石  
泉漱洄為層石老生罅隙異哉寸波中露此橫海脊先  
生酌泉斲泉香龍神蟄舉首玉筋挿忽去銀釘擲大身  
何時見天矯翔霹靂誰言鵬背大更覺宇宙窄字畫  
如顏書無名銜日月此詩氣格似東坡而言泉漱石老  
似非東坡又語散緩疑學而為之也龍為蛇形小如  
玉筋同上

鬼神門

大曆十三年李道昌為姑蘇太守忽一日城南虎丘山有  
鬼題二詩於石壁上其一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  
哀南山接幽壠幽壠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

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况復人所親慟哭心膽摧慟  
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其二云神仙不可學中化空游  
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為我門雖復隔幽隴猶知念子孫  
何以遣悲怨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尊莊  
生問枯骨生樂徒虛言道昌錄秦淮勅致祭祭畢其詩  
乃滅後數日又隱出詩一首曰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  
文欲知高卧處山北兩孤墳尋于山後得兩墳極高廣  
至今存焉唐宋遺史

許周士泊舟淮陰醉題淮陰廟曰脫身仗劍歸明主授鉞  
登壇是得人千騎爭馳擒虎口萬囊不斷堰龍津拔旗  
破趙如摧朽一鼓搶齊速若神功業蓋時雖不賞威名



震主即危身時來且佩三齊印勢去翻輸一婦人得意  
不思防後患窮居何用結邊臣名留青史成何事血污  
西鍾幾掬塵遂使後來征戰者却愁他日似將軍還舟  
方寐夢芥士擁見周士曰足下詩固好然未合於理也  
信去楚歸漢起自行伍高祖結壇授鉞雖立功名一旦  
自蘊忿躁之氣外結邊臣內謀大叛死為萬世醜吾今  
血食於此亦出望外而子之詩重吾過為懦無所守將  
安用也據遺

賈魏公尹京日忽有人來展刺謁曰前江南國主李煜相  
見則一清瘦道士爾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  
幼探釋氏未達誤有所見今為師子國王偶思鍾山而

來懷中取一詩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閑驚濤  
千萬里無乃見鍾山公讀之隨身灰滅

張孝和關中人淳化壬辰年游淮南在壽春與張李二生  
被酒及淮滑入就龍女祠取桐葉寫詩兩句云我是亭  
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投於帳中而去一旦獨至  
其祠忽簾中有婦人邀而置酒贈孝和詩一絕曰落帆  
且泊小沙灘霜月無波淮上寒若向江湖得消息為傳  
風水到長安孝和告去行數十步忽小女奴叫曰娘子  
令還桐葉勿復置念孝和得之回顧惟古祠敗舍而已  
李珣字溫叔都官外郎之幼女也八歲能詩嘗作榴花一  
絕云烈火真紅輕皺面晨霞碎剪貼枝條金刀刺出猩



猩血濺落芳叢久不銷後適江夏人王常同泛舟射利  
江湖間婁徹為江州清風亭記常萬歎美珣曰未之盡  
也何不云好山綠水萬里有盡處清風明月千古無老  
時一日舉其文於徹徹卒用其言為破題不久常死而  
珣溺舟於三山磯下後三日屍忽出於水中士人異之  
為立廟熙寧間都人張芝過廟作三絕焚於廟中一云  
風軟潮生江水平遙峰隱隱浸寒青自從香骨沉波底  
獨我為詩吊爾靈二云軋軋櫓聲離遠浦蕭蕭帆影落  
寒濤殷勤滴酒陳佳果將此深心慰寂寥三云江雨初  
晴遠  
低心因啼鳥陡思歸爾如會我題詩意魂夢相  
求一處飛既夜一青衣召云娘子奉俟久矣芝曰娘子

為誰青衣曰早來獻詩與誰耶芝乃悟見一婦人謂芝  
曰早來佳章欲托以夢寐是或不能盡所懷故求  
面見妾溺此時水官令賦詩及校九江會源錄一夕而  
畢水官大悅令江神出其屍顯其靈今有祠在此血食  
於人謝子之詩意所不敢當吾以詩曰梅天半霽江水  
漲水搖花影紅蕩漾東風拋雨過江西截江一瞬生銀  
浪閒然不見鷗鷺飛漁唱四沉烟暝蕩忽然晴霽碧虛  
闊水色天光月下上柳風和軟浪無聲客櫓嘔軋中  
流鳴兩岬沙頭拾翠女嬉笑携手相將行秋入空江潦  
水靜澄江一碧如寒鏡遠帆滅沒入雲中菱唱微茫晚  
風暝西風脫木露三山隱隱樵歸亂石間霜猿哀落岩



前月杜宇枝間更啼血蓬窗風緊客衣單中夜危腸幾  
欲絕我本名家閨中女聘得良人共途路相將雲水二  
十年所得歡心亦無數豈其天禍及一身夫死身沉大  
江去猛風吹雲無定踪盡日陰愁難得雨秋高水冷白  
骨寒孤兒稚女歸何處因公遺我白玉篇慰此窮泉生  
和煦明朝仙舸宿何州回首寒江烟雨暮芝見詩嘆賞  
久之又出白金二百星贈芝曰煩礮一石載妾前事亦  
有奉報如何芝受其金送芝出帷則之五鼓矣芝後因  
循不能為立石舟再過三山下幾至傾覆是夜又夢其  
女深詬責之負其事翰府名談

李群玉校書過二妃廟題詩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

粧共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  
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嚔望巡狩九疑如  
黛隔湘川題黃陵廟詩曰黃陵廟前芳艸春黃陵女兒  
茜裙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又曰黃陵  
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淚春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  
行雲秋色中群玉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躕欲  
改二女俄出焉群玉悉其所陳而題於後涉重湖至潯  
陽太守段成式索為詩酒侶具述其事後二年而群玉  
逝故哭李詩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  
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說黃陵事今  
為白日催老無男女累誰哭向泉臺



虔州布衣賴仕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五代時人僕射蓋  
仕南漢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所在子孫畫像  
事之凡三十三年乃歸坐階上呼家人其子不在孫  
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  
銷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而去不  
可留子歸問其狀貌云甚似影堂中人也連州相傳如  
此其後頗有祿仕者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王升殿治事有數鬼  
招一人至一吏前白曰此人在世惟務待人陰事思於  
財物雖無過者必巧造端以誘陷之然後摘抉准法合  
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之王曰可令赴獄有一

牛頭粹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曰吾鑊湯  
獄王獄之事皆吾主之其人又曰既為獄王固首主也  
而豹皮裯若是弊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  
吾名不顯於人間故無焚貺者其人又曰某之外氏獵  
徒也家常有此皮若蒙主見憫必減柴數得還即焚化  
十皮為獄王作裯其鬼喜曰為女去億萬二字以敗其  
徒則汝得遠還兼免沸煮之苦二三人於是又入鑊煮  
之其牛頭有時來相問小鬼見如此必欲庇之亦不敢  
令火熾遂報柴足既出鑊東帶將行牛頭曰忽忘皮也  
其人乃明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  
在閻王不在君減刻官柴尤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裯牛



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八  
頭大怒又入鑊湯益薪煮之艾子既寤語於徒曰須信  
口是禍之門並百斛明珠

周祖起於鄴范魯公遁迹民間執紙扇偶題云大熱去酷  
吏清風來故人坐茶肆中忽一形貌怪陋者前揖之曰  
相公相公勿慮勿慮律其扇曰輕重無准吏得舞文何止  
大熱耶公當深究獄弊持扇急去後一日於祿廟後門  
鬼手中持其扇乃茶肆中見者未幾周相果得公於民  
間遂大用憶陋鬼之言首議刑於疏曰先王所恤莫重  
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准民罹橫刑吏得舞法周祖  
從其言命公與知雜張湜等判定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玉壺清話

詩話總龜四十七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八

鬼神門

余與魯直壽朋天啓會子伯時齋看詩卷皆仙鬼作或夢  
中所作也又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為鬼物所引入墟墓  
皆華至洞戶忽為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荒花  
半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故附之書末

王著洛陽人也七歲能屬文十四進士及第初依師處句  
縣張嘏東京應舉久不知消息賃居相國寺東因出通  
衢忽遇張嘏遂邀茶肆叙闊至乃才蝴蝶詩最嘉云今  
夜君棲芳艸裏為傳消息到王孫嘏無言忽然不見但  
驚問鄉人云卒已半年著目及第便歷華省至翰林



學士只及中年而絡郡閣雅談

西川宰相高駢版築羅城日有守禦指揮使姜知古分得西南趙波塊即趙畚相公墳也知古號令候曉開之是夜有人黃衣束帶瘦骨長卓立于知古前曰趙相公使上書知古驚覽書末後有詩一首須之鬼不見詩云我昔勝君音君今勝我今人生一世第何用苦相侵

保大中廣陵裡城隍因及古塚得石誌一所云日為箭兮月為弓四時射人兮無窮但得天將明月花不覺人隨流水空山川秀兮碧穹窿崇夫人墓兮直其中猿啼鳥嘯烟濛濛千年萬年松栢風或云李白詞南唐近事

甘露寺僧話吳王收得浙右之明年夏中夜月瑩無雲

長江如畫有僧持課俄數人自西軒領僕廝輩挈酒上江亭而止夢明月宰相遇坐定命酒羅列吳竊窺之思中夜禁行從何而至必是幽虛於牕隙俯伏伺之東向一人衣南朝衣西向一人北虜衣北向一人衣縫掖衣指南向者設禮而坐東向一人衣朱衣霜簡清瘦多稱飛杯之次東向者曰今日恣縱江南之游皆不乏風流矣僕嘗記公云何人種得西施花千古春風開不盡可謂越古超今矣猶至西虜復曰各述旦襄日臨危一言曰趙臺能為賦邢陽解獻書可借西川水不救轍中魚次至縫掖舉曰而歌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巡至東向云功遂侔昔人保退



無智力既涉太行險茲路信難涉次至朱衣乃高吟曰  
握裏龍蛇紙上鸞遂巡千幅不將難顧雲已往羅隱老  
更有何人逞筆端吟罷東樓晨鍾遽鳴僧戶軋然而啓  
忽尔而散桂花聚詩

秦太虛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有客徑起出門若醉甚  
將赴水者人急持之客曰有婦人以詩招我其詞云長  
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烟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  
如年少去來休倉皇就之不知其為水也然客亦無他  
夜會說鬼與參寥參寥舉此恥為記之東坡詩話

唐丞相馬植弟固武威太守固弟西漂太守二弟聞植罷  
安南都護又徐黔南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前夜月如

書見白衣人緩步隄上吟曰栽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  
上鳳凰飛勞公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  
聽遣人尋訪已失之後黔南去再入為大理卿遷刑部  
侍郎判鹽鐵遂大拜

大曆元年元載因早朝有人獻詩載令左右收之候入中  
書着其人曰若不能讀請自誦一篇曰城東城西舊行  
處城裏花飛柳如絮海燕啣泥欲下來屋裏無人却飛  
去吟畢不見乃知其非人也載後敗家破妻被戮

馮翊夏陽縣據大河有異河清徹可鑒大和中縣尉趙生  
一夕與同輩聯步望月於異泉上忽有人貌甚黑綠袍  
自泉中出徐吟曰夜月明皎皎綠波空悠悠生且驚其



水瀉明日生再遊異水見廟中土偶人被綠袍視之其貌乃昨日吟詩人也

元和中陸橋家于丹陽居有池塘亭樹一夕有人叩門急視見一人儀狀秀逸自稱曰沈約聞公雅好詩故來奉謁橋呼左右曰召青箱來有一兒年可十歲約曰此吾子也欲使紹吾舉故名青箱然亦能詩從吾與范僕射遊臺城曾作感舊詩令諷之曰六代舊山川興王幾百年繁華今寂寥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為懷古每淚國門前忽不見

唐燕士晉昌人隱于九華晚步山下見一白衣少年閑步自若曰澗水潺湲聲不絕溪壠茫茫野花發自來自去人不知歸時長對空山月歸問里人曰是呂氏子善詩卒僅數年矣

錢起寓宿驛舍聞窓外有人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起怪之十年後就試座主李時試湘靈鼓瑟詩落句意久不屬遂以此一聯續之乃中魁選詩全篇云等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悽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暮然白芷動芳聲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劉山甫隨侍官於嶺外北歸泊舟洞庭登岸見有北方毗沙門天王廟祠因謁之見廟宇頽圯乃題云壞墻風雨幾經春艸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仙無感應盛衰何得



却由人見夜夢神責曰我南岳神也汲何相侮俄而風  
清大作舟幾覆侮謝徹去詩牌乃止古今詩話

長安中秋望夜有人聞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  
茫空有月又聞有和者云九衢生何勞勞長安主盡槐  
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或風雨冥晦皆聞其喧聚  
之南部新書

開元中有幽州衙校姓張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娶李氏  
妬悍狠戾虐遇五子鞭撻不堪甚苦哭於孔氏之墳母  
忽於塚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  
曰不分成故人泣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  
盒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處淚作塚中塵

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  
得詩以呈其父其父訴於連帥連帥上問李氏流嶺南  
建隆初有人行於巴峽夜泊舟於江浹忽有人諷詠曰秋  
迳填黃葉懸崖露根猿聲一叫斷客旅數重魂其音  
苦切激昂而悲如是通宵九吟百遍初疑舟行秀士也  
及曉訪之其所泊岬殊無舟舸但空山邃林溪谷絕幽  
尔必岬尋訪數處有二脚迹長二尺許

東南復州門街東有劉氏舊宅宇舍橫斷蔽壞鮮有人居  
梁太保震有遠房弟伯升秀才請居之貴其幽致而肄  
業既懋馭月餘辰夕甚安一日晝寢夢魘久之方寤乃  
曰適夢一女子綠裙紅袖自東街而來泣而呼曰聽妾



幽恨之句詩曰卜得土岷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  
腸斷木蘭歌梁因稱嘆而覺竟無他說勝說後集  
鬼仙詩曰仙人未必便先去還在人間人不知手把白鬚  
從兩鹿相逢却問姓名誰又云江上櫓竿一百尺山中  
樓臺十二重山僧樓上望江上指點檣竿笑殺儂又云  
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葉回落當時手刺身上衣  
今日為灰不堪着又曰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  
多置塵還山弄明月又云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濛濛  
采花灘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得潮平更折看又曰忽然  
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濺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  
荷葉蓋頭歸又曰寒花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

罷寒燿與君同

黃魯直登荊州亭柱間有詞曰簾捲曲欄獨倚銀屏暮天  
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漉  
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烟叢裏魯直曰似為予  
發筆勢類女子又有淚眼不曾晴句即鬼也是夕有女  
子絕艷見夢於魯直曰我家豫章附舟墮水死于此登  
亭感而作不意公能辨之魯直覺曰此必吳城小龍女  
事同前

佞媚門

陳瑄太師任西川有愛姬徐氏郫城令之女也令欲求彭  
牧以紅絹數寸作二十八字遣其妻私示其女曰深宮



富貴事風流莫忘生身老骨頭因與大師歡笑處為吾  
方便覓彭州人皆鄙之鑑戒錄

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孝標律詩曰六出花飛處處飄  
粘幽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曉難盈尺蓋是三軍喜氣消  
唐李嶠少負才華參知政事封鄭國公以壽中則天鑄八  
稜銅柱題曰大周萬國述得天樞紀羊命之功貶皇家  
之德天柱下置鐵山翁師子琪璘園逸武三思為文朝  
士獻詩不可勝紀惟嶠詩冠絕當時曰轍迹光西崦軟  
庸紀北燕如何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  
入紫烟仙盤正下露高柱欲乘天山頰叢雲起珠疑天  
小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律傾堯酒苦亦風入

舜絃折逢下生日選遇上皇年石憲司發附會羣庶

左授滁州別駕大唐新語

琢句門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謂之象  
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落  
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微陽比  
遠燒也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耳此法唯  
荆公山谷東坡知之荆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鷺  
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坡別子由  
曰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  
其名山谷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



語言少異無阿賭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出人情如  
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格五是融法也後漢江云常置  
入於陰處然白中眼者世尤不能解王荆公欲新政作  
雪詩曰勢合便宜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農家不念  
豐年瑞只欲青雲萬里開

韓魏公罷政判北京作園中行詩曰風定曉殺蝴蝶亂雨  
勻春圃桔槔閑意趣所至多見於嗜好

歐陽文忠公喜士為天下第一好誦孔北海座上客常滿  
尊中酒不空之句

范文正公清嚴而喜論兵好誦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  
香之句

李師中送唐介謫官詩曰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  
如山並游英俊顏何厚已死姦諛骨尚寒已而聞介赴  
月首上任大海乃以書索詩唐公笑曰吾正不用此無  
對屬落韻詩以還李乃悟一身千古非恊對與荆公措  
東坡遊羅浮詩曰淋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我來古醉後  
濯足聊戲侮想見海上超放之類然後疑不能掉尾雪  
裏芭蕉也

王榮老渡觀江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畜奇物此江  
神極靈獻之當得濟榮老有玉鹿尾端石硯宣包幃獻  
之皆不驗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憐  
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



渡無人舟自橫取硯儻恍之勢曰我猶不識鬼識之乎  
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鏡南風徐來帆一飽而  
濟余謂神必元祐仙客不然何嗜之深也

李白詩曰昔日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  
時好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  
蓉花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焚楚竹烟消  
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  
無心雲相逐東坡評詩云以奇趣為宗又常合道為趣  
熟味之此詩有奇趣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欸乃  
相呼聲相應也冷齋夜話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西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  
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記  
明皇帝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官是未嘗六月在驪  
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唐人題西山寺云幾夜碍新月半江無夕陽或謂冠絕古  
今以其畫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題者甚多而絕  
少佳句唯寺影中流見鍾聲兩岬聞又天多剩得月地  
少不生塵最為人傳誦要亦未為至工若用於落星寺  
有何不可乎熙寧中介甫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回烟  
中沙岸似西興尤為中的逸齋閒覽



